周禮輯義

周禮卷之三

姜兆錫輯義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掌司徒者徒之言衆司徒掌敷邦教而安擾其衆故名也自唐虞以來皆有司徒後人稱農父酒誥農父若保是也餘詳天官

地官司徒總序

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地官司徒之意乃第二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邦教即六典之教典周而導之曰安馴而順之曰擾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按司徒主教之官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凡此皆不以稱司徒任土地治財賦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等官無非教民之良法惟是倉廩足而知禮義而王道之始要在養生送死無憾是乃所以因其利而導之於義者故以土地財賦之事屬焉後

人徒見載師泉府等職遂不致本末以爲專掌財賦甚或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空之事隸之矜使司徒之本職不見而所謂使掌邦教者竟虛設矣豈不謬哉

地官司徒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地官設官之數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不稱地官而更稱教官者天也宮掌邦教而言也司徒稱大小者大司徒掌建邦教雖令帥六鄉而職實統乎天下故稱大而爲教官之長小司徒副之而所分主者六鄉爲多猶遂人之只六遂而已故稱小也鄉師佐小司徒以治鄉猶遂師佐遂人以治遂故又爲諸鄉官之長而稱師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長猶上也其舍選〇說明上畿百里內之六鄉老者公之尊稱貴曰三公於諸侯稱天子之老是也正師皆長也胥謂其才智亦猶胥為徒之什長也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每鄉凡萬二千五百家自比至鄉地漸廣自比長至鄉大夫爵漸尊而二鄉公一人尤地廣而爵尊焉此上下所以遞相屬也兼徒役者鄉官故也遂大夫之屬放此〇註曰老尊稱也二鄉一公六鄉則三公三公者上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是以屬之鄉焉丘民曰鄉大夫猶有職事鄉老惟大比貢賢能則賓賢注朝則公於朝廷坐論於天子而不為偶觀教於鄉民而不為職惟道所在上為督而下為民是以司徒首建之俾鄉賓民曰鄉大夫鄉也而謂之大夫者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鄉則嚴凡鄉皆上大夫列職於朝之名之為鄉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則名為人大則齊王氏曰在朝為六官在國中兼為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鄉各教其民國有大事則各帥其民而至有大故各糾其民而守其術會同師田帥民而至亦如之觀夏書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春秋列國三鄉即三卿之將以此見古者公卿大夫無不親民情意流通也其族師而下不必皆王臣不過民中推擇因而秩之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賜民爵一級以才蓋其遺法歟

愚按族師以下，掃鄉民為之，即王制升於司徒曰選士也。若其上黨正州長鄉大夫諸職，王氏以為六官之隸官，而何氏則以為致仕之鄉大夫者，蓋致仕者位貪望重，足為鄉黨典率，故與然。攷夏官司馬之職，鄉遂官為將帥之屬，但非致仕者所勝，而儀禮鄉飲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註謂主人為鄉大夫，而先生為致仕之大夫士，則鄉大夫之屬，固非致仕者也，豈致仕者居其鄉，則鄉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皆名先生，其或為鄉大夫至黨正之屬，則名正人，而亦或有選除，是翁起而為將帥之屬者與。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封土曰封

掌設社壝為畿封，故名封人。司徒諸官以下皆次此者，其社稷也。徒役多者，封疆廣也。○何氏曰：會氏謂封人封國造邑，當為司空掌邦土之事。芬按：左傳宣十一年楚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而今職兆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則是司徒之屬明矣。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兼掌金奏而官名鼓人者，何氏謂金亦以節鼓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掌教舞，供祀及凡野舞之屬，故名舞師。舞徒給舞役者也。

不言府史者，無收藏書記載也。後無府史者放此。○明齋王氏曰：按本職四祭切於民事，故四舞為民之通用，舞師所教止此而已。

若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郊廟之舞樂師所教國子小舞之屬亦各如之野民兼舞與於此故舞師所教不及也愚按大司徒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其屬數人舞師教此此恐先王之教先其易後其難易者通於中小雖者加於舞等其教之如此進論鄉秀士升之司徒而後司徒教之司徒又升之學而後大司樂之屬教之此其爲之有本末先之消次第也餘見本職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故名牧人以循徒役多也◎疏曰牧謂養牲於野田者對充人繫養牲於牢與國門而言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祀賓軍喪之需故名牛人而徒役殷多也餘見夏官羊人序官◎明薛王氏曰牧人兼總六牲而官爲下士與雞人羊人犬人等同者職止芻牧而已牛人雖主一牲然掌公牛其用爲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重故校人爲下大夫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凡祭牲充人受之牧人繫養充肥故

名也封人之役以致人至充人五職者封疆既定社祀爲先也呂氏釋書洛誥曰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戒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乃平天下之要道故周公卜洛成而首以肇稱殷禮祀於新邑者告王也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之言事一云猶任也掌任上之法以物地事而爲鄰師縣師遂人均人之長故名官而徒役多也次此者社稷爲民人之主民人爲社稷之本也先載師次以鄰師縣師者又以見生息與賦斂其道相終始也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閭師鄉法此閭之閭也此職掌國中及四郊之賦猶秋官鄉士掌國中而各掌其鄉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乃兼掌鄉遂令閭胥里宰徵賦之官而官名閭不及里者以內該外省文也凡冢宰小司徒泉府質人朝士之屬其言閭郊之義皆如此皆計以閭師專七六鄉之賦而縣師主六遂及凡公邑者失之矣通六鄉六遂之賦而官役止此數者蓋鄉與遂官各一人史各一人徒各十人以令徵之而已若徵則閭胥里宰主之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縣郎掌都

縣鄙之縣也其職掌徵野之賦貢斂秋官縣士掌野而各掌其縣乃掌徵甸地公邑之賦之官而凡都鄙稍郊邦之公邑亦別焉其名縣者亦縣中以敘內外也以上三隨處王畿皆制不得次於鄉若遂各官之後又以鄉大夫以下各鄉官與大小司徒相連故不得次於各鄉官之前其次於此者亦居中以兼上下之意也餘見旅師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音位○

遺遺之也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故名也以此次則鄉縣師者亦以見聚散取予其義相表裏也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

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及凡力政之諂故名也此布縷粟米力役之屬所總待以作者而賦役之職於是畢矣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氏保氏皆教王及國子而師氏掌詔美道尤重故名其官且爲諸官之長而徒役較多也其下保氏以諫惡佐教而司諫糾萬民司救救萬民調人和萬民媒氏合萬民皆是教之義諸官次於載師各職之後者衣食足而後教化行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安也掌諫惡以安之故名也二官皆稱氏末詳或謂官有世功則以官族凡官稱氏者皆此類也一謂稱氏以別大師大保之屬也書周官大師大傅大保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惟三孤乃最尊之位二官雖有師保之責而德位非其比矣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以言諍人曰諫以道正人亦曰諫司諫掌糾正萬民之德行道藝有教諫之義故名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常防禁萬民之衺惡過失故名也二司之教萬民猶師保之教王若國子而司諫長善司救救惡亦師氏詔徽保氏諫惡之意也然其職皆以節巡問觀察以行之者蓋司徒以下乃專職教民孜史之官而二司猶今欽差提學使巡按御史之屬與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也掌諧和萬民之難故名官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掌謀合萬民之判故名官也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市之治教政刑之易故名而其官爲賈人以下八職之長故爵尊而胥徒亦衆也次於此者由民及商本末之義司市猶鄉之司徒遂之遂人也賈人猶鄉師遂師也廛人猶閭師縣師之屬也三職皆鄉遂命官而胥師以下六職則官所自錄用猶鄉遂之鄰官肆長猶肆一人猶鄉遂之比長鄰長也胥倍之而二肆一人猶閭胥里宰也司稽倍而伍肆一人猶族師鄙長也司虣又倍而十肆一人猶黨正鄙師也賈師又倍而二十肆一人猶州長縣正也胥師爲不倍者聯小治小訟其事類矣此猶鄉大夫遂大夫也鄉[illegible]官有爵而胥師以下無爵者邦末也鄉官各無役而胥師賈師各有史者市務觀鄉務稍煩也各無府與胥徒者市自在買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之屬而爲之質劑故名官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二十人廛在氏謂

市中空地也疏謂此載師職廛里任國中之地及遂人職夫一廛之廛爲貨賄停貯邸舍之稅非空地也其職掌斂廛之五廛之布故名其官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一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一人賈音古下同虣暴過長上聲○胥亦才知之稱師其長也肆者行列之象二十肆而胥師主其政令以聽小治小訟之屬賈師畧如胥師主物價矣其下自十肆五肆而二肆一肆司虣主禁暴亂之屬司稽主察盜賊之屬胥主巡奇衺之屬肆長主陳貨賄之屬故各以名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泉即錢也掌市所斂之泉布故名其官而與市相次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王城之門故名註謂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或疑本職下士十六人每門下士二人當爲八門今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當以十二門爲正其每門下士二人乃在總掌各官之外觀每門府史徒之數與上府史胥徒之總數亦各不絫可見況同關職每關下士之數亦在總掌各官之外乎次此於市官後者以主啓閉察貨賄之屬故也鄭氏曰漢猶用士人後世則使人掌之矣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王畿之關故名龍謂王城四面各五百里面置三關司關處國內總領其十二關其每關下士二人則在關門以主啓閉譏察之屬也其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使與司門連次而其役往來各關故亦多至八十人與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符節之屬以從天下故名而職與門關連次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謂王畿百里外之六遂也遂人主之而遂師佐之猶小司徒鄉師之於六鄉故爲治野官之長也徒役亦如鄉而史至三倍於府者其職類田里治溝塗凡鄉遂以往皆所稽而文書獨繁爲故也後凡史有數倍於府者並放此次此者由內及外之義也○平仲王氏曰王國外之六鄉小司徒自治之又其外六遂特設遂人分掌之而本職所掌乃稱自野以達於畿是雖六遂外之都邑皆遂人總之何也攷春官有都家宗人夏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家士而司徒不設蓋禮政刑三典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而教典則叙於德行道藝食其地即當教其民故公卿大夫各掌其教養之任王國不復設官而第以遂人總其要成與不然謂其所掌自郊達畿反十數倍於六鄉也必不然矣愚按王氏論本官獨不設都家之官其說善矣但本職所謂以達於畿者乃言溝塗之制遂於甸稍都鄙而非總教其德行道藝之謂也蓋自註家率以遂人與匠人之田制分爲二法故其溝洫之制之達於畿者儒者多未之詳而王氏遂謂以達於畿者爲遂人總理畿內之謂耳詳見小司徒井牧條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鄰者聚長推上發○縣鄙酇里鄰皆遂之屬也視鄉之州黨族閭比雖地有遠近爵有尊卑而其遞相屬則一也詳見鄉老之解○何氏曰鄉遂異名者遠近之等也先王立鄉遂之官以敎民大司徒施敎法於邦國都鄙使各敎其所治則鄉遂皆在其中矣吳氏曰以鄉大夫以下屬司徒而以遂人以下屬司空何也淮渠魏氏曰國中百里外制六遂以副六鄉王化首及於鄉其次及遂故遂官之屬其秩皆下鄉官一等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二十人旅謂羈旅也其職掌用三粟以惠其民而凡願爲新甿者亦聽其治以安集之故名其官也胥爲徒之什長而此職胥乃至數倍於常者事不甚煩而綱紀紛也○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旅皆託於外求安其居新甿亦然故以旅名也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繻其有浮游旅寓於四方者蓋鮮令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甿爲賜說非自狄徙竟上之人當勞來安定之乎愚按本職明著如此

而註疏乃謂此上縣師所徵野之賦貢者六鄉地狹閭師徵且斂
之徵斂同官若六遂遼幾外其地廣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
異官也今以其說考之縣師之征賦雖廣而謂其地自六遂始則
既失閭師掌鄉遂而縣師掌凡公邑之本義矣且閭師主令閭胥
里宰貢九穀之屬倉人主藏而廩人主頒之遺人亦豈以一官徵
且斂之謂乎攷本職首稱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以施惠散利乃
遺人職中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者而職末稱凡新甿之治
又卽旅民始受田爲甿者也則不得以爲掌徵正賦之官亦明矣
而乃訓旅爲處謂爲遂官與宰
之師也其牽率又豈特遊哉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稍去聲○距王城三百里曰稍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是也其職掌以縣師之法令邦甸稍都邦凡公邑之兵賦而名稍
人者稍地居中以兼內外也○黄氏曰自甸而往而以稍名官者
甸稍一法舉以包甸若大小都也薛平仲曰遂法稱凡爲邑者謂
六遂若甸稍縣都之屬皆邑之所稍也則稍人之職不以繼遂官
得乎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委去聲○委猶積也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施惠而委人亦掌野之賦斂薪芻之屬以供用故名其官而徒役亦多如遺人也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均人之均也均人掌均地政及力政之屬而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之類故又名土均而徒役亦如均人也○洪咸龜氏曰事與均人相闕均人止國中及四郊土均盡天下矣禹貢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謂除草也雍氏曰其職惟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而名草人者蓋殺草然後種焉故也愚按草人土化之法凡九其八爲獸一爲蕡蕡亦殺草之意也薙草人者其約詞與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掌水利以瀦稻故名稻人此重役徒役多也○自遂人至此凡十四官遂人以下八官遂言治遂而已旅師以下六官通言凡治野達於天下之事旅師至土均言征斂於終而草人稻人則言藝植於始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道地圖以明土地善惡之辨故名也自此

至場人凡十七官蓋因穀土以及庶土而大小遠近之事屬矣囿人場人最居後者見鳥獸草木之末雖殊異抑末耳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說四方之事以詔王觀故名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其形勢及其中之所生而掌其政令故名書命益作朕虞是也澤虞放此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木生平地曰林生山足曰麓掌巡視其禁令而平其守故名也大林麓之衡爵卑於大澤大藪之虞而役尤多者其事較煩亦因見尊者職要卑者職煩之意也川衡放此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名官及府役並見林衡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水流謂之川水鍾謂之澤水希謂之藪名官及府役見山虞林衡○陳君舉曰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以會俟於飲饌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非制也然則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疑若專其利而未嘗不與民共之特禁之不使非歲而已此先王領於王官而不嘗利以道民之意也愚按官名澤虞而其下兼稱大藪大澤夏官職方氏亦合稱澤藪蓋對文藪澤異號散文則藪亦通以其水亦潤溢不常故也然考爾雅十藪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之閒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祁鄭圃田周焦護是也而職方氏九州之澤藪惟揚具區荆雲夢豫圃田青孟諸兗大野并昭餘祁六者與爾雅同名其幽奚養冀陽紆雍弦蒲三者則異矣豈彊界分合紀載有與同而陵谷亦或有時變遷與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也跡知禽獸之處故掌邦田之政而名迹人也○蔡儀王氏曰春秋時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迹人來告逢澤有介麇是也莊渠魏氏曰其官主知禽獸之處田獵用爲耳目如兵法之有鄉道也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丱古礦字金玉之屬未成器謂之礦其職掌守金玉錫石之地而以時取故名丱人也舊作詩總角丱兮之丱謂金玉未成而爲礦猶童稚未冠而為丱也今按丱丱二字音義亦別其謬甚矣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故名也角人羽人有府無史者事省府兼之也囿人放此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故名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澤農

故名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染草若靑藍皁斗赤茜紫莂之屬掌斂其物以染故名也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炭物之徵令故名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荼茅莠也掌聚荼以供用故名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蜃大蛤也掌斂互物蜃物以供壓灰之用故名 鼈人掌取互物之屬者潮臘其物此掌斂互物之屬者副用其斂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囿游之獸禁故名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場圃之用故名 言每場衆詞也○ 小仲王氏曰場人掌圃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掌圃非掌場也然春夏為圃秋則築為場以納禾稼詩九月築場圃是也

不名屬人而名場人明不貫與物也

廩人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藏米曰廩藏穀曰倉廩人總掌九穀待用之數而權食粢盛之供其專職也故名廩人次諸此者以上各官主生息徵斂而以下各官任收藏供給故爲舍人以下諸官之長而爵以下大夫也徒至三百人者治穀供祭事尤煩於舍人倉人與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謂宮中之次舍也掌平宮中之財守與凡米粟出入之辨故名舍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粟入之藏辨物以待邦用故名倉人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職闕其義未詳註以爲掌

班祿之官也

說見序職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鄭鍔曰稼斂之曰穡掌巡稼而爲耕斂之法以賙民急故名司稼也以上諸職其序有司稼而因有倉人有倉人而因有廩人有廩人而因有舍人與司祿若下文舂人饎人槀人三職則又逝居其役矣今舂以爵次之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揄同音由○杼臼曰抌詩或舂或抌是也掌之故名其官以下諸職用奄者猶天官酒漿以下之例也其職掌共祭祀賓客饗食之米之類而其役女舂揄與奚其少者蓋司厲職女奴之入於舂槀者多矣見其文於別職而沒其文於本官蓋辭之與餘詳天官酒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音熾書作饎○炊米爲饎詩吉蠲爲饎是也掌之故亦名其官女饎奚多於女舂奚者數非獨多蓋皆民婦爲之而其下無所入之女奴故也詳並見天官酒人○疏曰其職凡祭祀供盛供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饗食供其簠簋之實乃不在天官膳夫之屬而與舂人之屬爲類者明地道之成也

奚人奄八人女奚毎奄二人奚五人奚鄭司農讀爲鷄啼之鷄掌供內外劖冗食之屬如鷄勞然故名也女奚十六人數視饎爲多而奚之少乃僅如舂者供冗食亦倘能也

地官司徒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地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此首序大司徒卿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圖知廣狹數知多寡安擾事見下文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廣去聲○此言制畿疆社稷以明土地之圖之事也廣徧也九州職方氏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廣横也輪縱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積石曰山叢木曰林注瀆曰川鍾水曰澤高土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辨名則知所在辨物則知所宜邦國謂畿外之邦國都鄙

謂畿內之都邑制者裁定之意也畿即大司馬九畿疆其界也封者封以土溝者溝其地社土神稷穀神詳見祭法壝即壇也田主謂先嗇神農見郊特牲樹樹所立也所宜木如松柏栗之類名其社與野謂爲其社與野之名號也○疏曰王三社三稷中門之外爲壇設大社大稷與王社王稷廟門之屏設勝國社稷侯國數亦如之壝外四面爲壁壁外爲壝不言壝舉外以見內也田主在籍田中依木爲之葉氏曰古者立君曰奉社稷取后夫人曰供社稷死國曰死社稷社稷重故封人掌設王侯鄉大夫之社稷而大小同徒總之也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皁音怪早皂同覈作核莢作閱臝與裸同○此言辨五土物生以明土地之宜與人民之數之事也會計也動物謂大產植物謂地產民者萬物之靈故皆會而計之

而因以施教也毛物狐貉之屬皁物柞栗之屬山林之民得木之氣毛者木之象方者曲直之意也鱗物魚龍之屬膏物桐漆之屬川澤之民得水之氣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梅李之屬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介物龜鼈之屬莢物薺蕀之屬墳衍之民得金之氣晳者金之色瘠者從革之意也臝物虎豹之屬叢物萑葦之屬原隰之民得土之氣豐肉者土之體庳者亦稼穡之象之意也○莊渠魏氏曰五地稟氣異形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蓋天氣爲父地質爲母聖人仰稽俯察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而知其宜所以通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愉當作揄聲同然○此承上文言十二教之纔以明安擾之本也民亦物也旋猶布也五行實於五地殺而爲物而民得其秀而靈者故因其常而布教也陽禮謂鄉飲酒禮陰禮謂昏禮祀尚敬使慎而不苟鄉尚讓故讓而不爭昏尚故和而不怨樂本自和故優柔平中而不乖儀必有節故整齊畫一而不越俗各有次故舞寧作而不偷刑以弼教而協於中正故不越於暴害以中令而剛其憂懼故不怠於義以度制其節則無倦心而自知足以世事得其能則有守業而不失職謂爵以賢則不賢者愧而懍益詐說祿以庸則不才者奮而功可成凡皆以敎制其失而導其宜也○明晳王氏曰五方風氣習與性成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故云五物者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教地官之教十有二此所以道德一而風俗同也中仲王氏曰地官以十二教治五物將使天地氣化不得以據民而乃以俗教安何與夫理人教民轉移其微治道亦失其太甚而已齊變至魯至變道變匪聖人所能強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民何嘗覺有變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相去聲○此又言辨十二土之名物任土教稼以明安擾之實也十二土謂十二州名如壤墳白黑之類物如漆絲嗇締之屬相觀宅居皋隰也相度民居使之趨利避害則居安生阜而動物蕃植物殖凡有事於地者皆可任也土謂庶土壤謂穀土辨而知其宜種以教民稼穡樹蓺此又任土之要也○土疏曰十二土註謂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也十二次者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也劉氏曰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職方氏九州從時王之制以此名而大司徒十二州因上古之法以立教也愚按周初尚無秦鄭註疏不如劉說爲合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又言辨五物九等以均政賦亦上文之意也均平也見土均職此總理之也五物謂五地所宜之物九等即禹貢上中下各三等之田地征者貢賦之總名也物等既辨而九職九貢九賦隨之此乃所以制地征而裕民足國之道也詳見閭師縣師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

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景古影字○此以下三節又即測土正景以申掌土制畿之意也土圭長尺五寸見攷工記玉人土深謂其土日景之深也正者景正與圭等也封溝封上列樹以表之也測土之法於夏至日中時立八尺之表以圭盡其日景其地近南者日景短於圭近北者日景長於圭近東者日中景已如夕近西者日中景尚如朝惟日中時景長一尺五寸正如其圭乃為地中則天地之道於焉所合四時之序於焉交通風雨之節於焉聚會陰陽之氣於焉協和然後物阜民安可建國而為四方之極也此制王畿與王畿也○愚曰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以營王城故立土圭度日景之法其法置八尺之表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一表西千里又置一表日南則景短多暑者據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四寸景而短於尺有五寸之七寸是其地於日為近南而多暑也日北則景長冬寒者據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而長於尺有五寸

之土圭是其地於日爲近北面多寒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東表而言晝漏半而日已昳如夕時之景是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也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西表而言晝漏半而日未中如朝時之景是其地於日爲近西而多陰也惟中表之北晝漏半景尺有五寸故爲地中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參三同○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凡日景約長土圭一寸則差千里故建國亦只度之地域亦界也封疆猶言制畿疆封溝封樹之省文也食謂天子所食也等以三者爵五等命則三等也此制畿外之邦國也○浹漈鄭氏曰土圭三土地制域非司空事乎偏地官何也司徒主地主民徒也國大役大宰掌王命百官司徒主其治帥以至司馬主政司空主事陳其縣鄉師從役而致於司馬屬其租而安其要軍旅亦如之則官有聯役也乃制減制宅之法經不具其盛具於冬官今亡矣朱子曰五等諸侯之地與孟子王制三等封國之數各不同且如孟子公侯

皆方百里致之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也唐氏曰學者見司徒五等之封疆與武城分土惟三及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異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是未之考耳左氏云成周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而魯公賦三軍於費云魯人三郊三遂郊猶鄉也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鄉三遂猶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遂也若謂大國不過百里則百里之地提封萬井山林川澤三分去一為六千六百餘井止五萬四千夫有奇司徒起徒毋過家一人即盡用其夫尚不及其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也大國三軍之數不取舉國之全數止取於三鄉三遂而今取百里舉國之全數尚不及其三鄉三遂之數則百里不足為大國明甚而七十里五十里亦可知矣然則孟子之說非與曰孟子言其略以意逆之可也為國者有出軍之實數有制賦之成數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是為差此出軍之實數出於國中四郊者也天子萬乘凡百萬人諸侯千乘凡十萬人此制賦之成數出於舉國之中者也自軍言之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約二軍方五十里約一軍推而上之方百四十里有奇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具萬乘方三百十里有奇具千乘矣魯頌云奄有龜蒙遂有鳧繹此山川在封疆之驗又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論云顓臾在邦域之中矣此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驗也魯地方七百里出革車千乘況

五百里以降乎成王慶魯七百里以康周公非制所拘齊有郾履衛有封畛土略韓有奄受百國亦如之周禮封疆之數與武城孟子蕃相表裏矣許曰其食或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者凡土均均邦國輕重之等必足其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疏曰天子封公之地其國稅天子食其半封侯伯者食其三分之一封子男者食四分之一卽大宰九貢是也愚按其食之義諸儒或以爲公侯伯子男所自食或大司馬食者三之二食者半食者三之一及司勳三之一食自當以註疏爲正也但如此則除天子所食之外公之自取者半爲二百五十里而侯自取三之二反爲二百六十六里有奇其於義亦有難通者嘗食者半與食三之亦槩其大槩之詞爾公侯所自取者固相同與餘詳夏官職方氏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畮畝同○造猶作也都鄙卿大夫所謂采都縣鄙司士所謂都家縣鄙通采邑及凡公邑而言也詳見大宰室猶家也易謂更也田所畝歲耕無更換是爲不易之上地田二百畝種百畝空百畝每歲更換一種是爲一易之中地田三百畝種一百畝空二百畝三歲再更換然後一種是爲再易之下地邦國亦制田都鄙亦分里互文也此制畿內

之都邑也○鄭司農曰不易之地其歲種地美故家自畝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又薄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愚按經文及先鄭之說蓋休不種之地總爲區以秋官薙氏之法化之故其地之薄者亦美而可種也而非萊鄭氏乃謂田之一易者間一歲而爲一畊其再易者間二歲而爲一畊歲不耕種故遂人又謂之萊也夫其以易地謂萊則是而以間歲謂易則非考所稱間一歲以爲畊者乃治田之通法初非休而易之義漢食貨志云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之廣尺深尺爲甽播種其中苗生葉已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食貨志之文如此則魏氏所稱間一歲而爲甽者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之地亦然也而乃以代種即爲易而其不種之隴即爲萊也倒哉夫不種之隴間於所治田之內而萊則總在所治田之外其不得以古法間隴之甽誤爲周官易種之田其義固明然則司徒不易之地其不同於遂人上地之田又何也本職云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即遂人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本職云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即遂人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也本職云不易之地家百畮而遂人則云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畮數獨不符蓋本職乃從百畮二百畮三百畮之成數而爲省文其實初無異制也大司

馬云凡令賦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夫田有稅而萊無稅故食有三等爲鄉遂都鄙之通例而司馬之令賦以凡槩之也中地田百畝爲治萊百畝不治惟其田閒一歲而更種故謂之一易而於二百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之其食者半再易之下地田百畝爲治萊二百畝皆不治惟其田間二歲而更種故謂之再易而於三百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食者三之一上地亦有萊而稱不易之地者其田百畝爲治萊五十畝不治雖有不治而其所治百畝之中或前歲種而今復種又或今種而明歲復種并其連歲種者名之故謂之不易而於百五十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食者三之二經義明者如此則以閒一臚二臚之則例爲一易再易之地者其失無疑而率分爲有萊無萊之異制也其失又何疑彼餘詳遂人大司馬二職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奠讀作定○此申上文均政賦之意也地職謂若農圃之屬地守謂若山澤藪牧之屬統言之皆九職也地貢即九職之貢頒之言布分布職事若鄉遂之吏都邑之長庶衙之官之屬使各以爲法守而待上貢賦之政令也○統曰地貢者以九職任之即以其物徵之若三農生九穀則稅九穀園圃毓草木則稅草木非諸侯九貢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

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
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介厶釋字去上聲幾讀同
眚音省殺去聲蕃作藩索音色○此以下又以明安擾之意也聚
猶保也散利給以種食薄征減其租稅緩刑以歲凶犯法者多弛
力以民饑堪役者少舍山澤之禁以同民利去道里之譏以便民
殺吉禮則損而不過凶禮則殺而不伸蕃樂令閉而不作多昏令
合而不離索祭鬼神以新民庥除去盜賊以遏民害凡此皆以保
聚之使不流散也○疏曰弛力謂息其役均人職豐年則公旬用
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是也去譏謂免其
稅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也東萊呂氏曰成周大
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有九年
之蓄遇歲不登天下各有廩藏賑發濟民而已王政既衰秦饑乞
糴於晉齊饑乞糴於齊九年之制已蕩其後如魏李悝平糴豐年
發收凶出賑飢亦三代後之良策也漢武帝移江南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唐西都不登幸東都至有逐糧天子之名蓋移民移粟
[illegible]于所謂苟術而漢以來又謂之善政矣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其
後或廢或罷至宋乃為定制仁宗時韓魏公又請罷諸道官之出
息人承佃為廣惠倉慶曆處所承之自常平廣惠變而為青苗所

姓遂不聊生元祐間舊制雖復章亭繼之又聚論荒政者不可不詳攷也愚按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而此云去幾何也蓋幾不止門關如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之類其事非一凶札時門關雖猶幾其餘則禁防盡弛矣或曰譏而不征雖譏猶不譏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安息休也慈幼註謂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之類是也養老如七十者賜粟八十以上者賜帛之類是也窮於過而無告者振而救之如王制四民皆有常餼是也貧於財而無養者恤而給之如孟子補不足助不給是也疾者寬之不以力役相加富者安之不以暴政相擾凡此皆以休養之使不困苦也○丘氏曰救荒之政如攻疾保息之政如調理滑溪鄒氏曰於此見先王之制欲萬民各得其所後世虐煢獨者不足言即以鋤富強爲政尤失道遠矣○王氏曰按產子三人與母二人與餼註借以釋慈幼之意非先王之政也月令季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王政之可見者此類是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美同○本俗者民俗不離其本也媺註謂約[illegible]也

族之言類生相近死相迎也聯兄弟詩言兄弟既翕或曰兄弟謂昏姻也師儒朋友見大宰九兩疏謂同師曰朋同志曰友也同衣服猶言無異服也蓋首宮室終衣服以守其分墳墓若兄弟以篤其情師儒若朋友以惇其義凡此皆以安利之使不浮蕩也○鄭氏曰保息本俗於八統九兩其事不同何也曰生民有道大宰執之為民治司徒掌之為民教也八統九兩撫馭其隸覆幷包乎保息本俗則惇仁而孝行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挾音見天官冢宰○此總言教與之和布於始而明言其布教於萬民也教即教象之法五物十二教之屬

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此承上文而言其布教於邦國都鄙也言教其所治民而不及百官者冢宰主治自官而司徒主教萬民也云各以教者諸侯教邦國卿大夫教都鄙皆各率屬以教之矣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令平聲比音避賙音周○此承上文而言即六鄉以明教之意也比猶次也近

也保任受寄也比猶近則情相任閭相侶則誼相容族相聚則變相助黨相合則患相卹州相處則災相濟鄉相向則義相禮不言六遂者大小司徒之職統言之則總掌天下而偏言之則其掌六鄉猶遂官之掌六遂也○鄭氏曰布法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何也教自下起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治始聯而比之既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教也故保受葬救賙賓濟之仁睦之義導之禮樂而要於化也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此又即邦國都鄙以明教之事也稼成也九以上與大宰九職相表裏學藝謂講習道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世事謂世守術業如農圃醫卜祝史之類服事謂服勤公事如府史胥徒之類教先以十二職者有職事而後有德行正德與厚生相因也○疏曰九職大宰既掌之司徒又頒之者大宰總邦其事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兼各有當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知行並去聲樂音岳○此即鄉三物以明教之本也物猶事也興起也教既成鄉大夫以賓禮興起之而貢之則司徒也蘊於心曰德知以明之仁以體之聖以通之義以宜之忠以盡之和以平之是也體於身曰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婣於姻黨任於朋友恤於貧窮是也見於事曰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詳見保氏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此又即鄉八刑以申六行之意也不弟即不友也造言謂上言友專施於兄弟此言弟兼施於師長故序在睦婣之下也造言倒下制言僞而辨以惑衆之類亂民則下制度名度作亂政之屬此刑因六行推之也○鄭氏曰八刑亦稱鄉刑也以鄉刑書扑行教刑是也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疏曰六德六藝不設刑獨六行設刑者按師氏保氏德藝在身而已行施於人故刑以防之造言亂民為害非淺故六行外又加二刑也平仲王氏曰六德無形聖王不以其甚美者强民也六藝則其末也六行不備斯刑之矣柯氏曰刑以弼教其依禮而立者與六行之教內則曲禮少儀之屬也教之不從然後以刑一之古者制刑必徵於禮行法者以

禮議刑是謂表裏之義也愚按成德隱而難見刑行顯而可知六行即六德之諸餘見於外者故八刑不及德也經則五禮六樂下文更申而教之射御以下亦斷俟之耳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此又即五禮六樂以申六藝之意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以防其詐僞使行得其中大樂與天地同和故以消其情欲使心一於和○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此又重言之者教民莫大於禮樂故也魏氏曰僞者外有所爲衷其眞者也情者中有所感觸其性者也禮所以節其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情使不淫也愚按上文自習其藝而言也此教之中和則即以全其德而藝成與德成合矣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不服教通指十二教以下而言成罪曰獄告爭曰訟有地治者謂鄉遂師鄉遂大夫之屬鄉官也士謂士師之屬獄官也附麗也鄉八刑爲教刑附於刑者爲官刑則與者獄官與之斷者鄉官歸之也此又總言以結之亦鄉八刑之意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肆先鄭如字註讀作士喪禮四鬄之鬄亦作剔讀文也今按先鄭音是○李補學注

以前也若進也亦將也肆之言陳即詩或肆或將之肆謂陳牲於俎也始告殺牽以來之稱肆全烝若豚解之屬皆羞以將之也此以下言饋獻之事詳見天官亨官敘放之〇疏曰肆先鄭云陳骨體也蓋以肆為四音獻之謂陳牲體於俎上即所節為二十一體是也後鄭云肆解骨體也蓋以肆為腯音獻之謂解為七體即士喪禮四鬄去蹄殊肩髀是也按禮運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先豚解後體解此章特以本節次其詳明豚解也又按國語禘郊有全烝則先全烝後豚解若其餘宗廟無全烝則先豚解後體解故云爾也愚按本節與詩義兼言如先鄭作肆陳之肆但所陳該全烝體薦之屬不得專以為豚體耳若訓詁轉肆為鬄無論其說已曲即祀五帝享先王之全烝不反濡乎餘見夏官小子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令平聲委積並去聲〇修治也大小司徒遂人分令之而遂師野廬氏遂比之也委積令遺人也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

下為音爲〇屬繫也引謂引柩之索也旗畫熊虎曰旗致猶司馬致民之致致之旗下而後致於司馬若司徒也治政令猶遂人

掌其政治禁令大故謂因寇戎而致喪失也致民王門以衛國也
無節不行以防奸也凡言帥者即致凡言致者不帥○疏曰六鄉
主六引六遂主六紼在旁曰紼見親體也行道曰引見用力也乎
仲王氏曰大軍大田皆司馬事而致民屬之司徒何也聖王之世
無兵事也自未致以前徒衆皆民其保息本俗而賓
興之皆教軍田役蒐狩之司徒聖世無兵事也
大荒大札則
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令平屠舍右稱守○大札
疫癘之屬移民移不足者
就有餘通財通有
餘以助不足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
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教官通謂教
官之屬莊衆
親民曰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小宰令之若五官則自必令之也
此又言考教領教於官府也說兼見大官○王氏曰地官主土興
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爲大綱十會以知地生物宜土均以
平土土圭以分七皆治地之法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
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達民性三物以興之八刑以
料之皆治民之法也地以搏厚爲德易君子以厚德載物則體地
官庠序川邑卒伍市廛虞衡之伺皆資稱廣博不使一夫之不獲
非後世所及也或問朱子曰司徒敷數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

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何也曰也須是教他自家去看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悉地教如何施則見其中酒教也不然則鄉大夫以下各教以德行道藝而書考之如族師書其孝弟睦婣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比長民讀法之類皆是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比音毗下並同○此序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之職也稽攷也國中四郊謂六鄉六遂猶秋官掌國中而各掌其鄉學四郊而各掌其遂也都鄙謂都家縣鄙猶秋官掌野而各掌其縣學都家而各掌其方也不言邦國者侯國王之下文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矣大家猶言明矣比校也稱式謂校其任九職之數也貴謂列爵於朝賤謂服職於下老幼則力數廢疾則體壞祭祀飲食喪紀遐見鄉大夫以下諸稽九比之數以攷法而辨其征役之施舍者法外之仁辨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法中之施此猶之大司徒之總掌天下也○疏曰九比先鄭謂九夫為井而後鄭謂出九賦之人數者以國中及四郊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也鄭解許文皆以貴為卿大夫賤為士獨此以賤為占會取貴者以其解大宰九賦中幣餘之賦貴為此解也愚按井制通乎天下而賦末

亦明言致鄉鄉之大夫屬先鄭之說本不盡失但不如林氏以九比爲九職之民其義尤該耳如註所說則恐於大宰九賦已辨其失矣況又誘以解本職之九比哉賤者謂庶人在官即鄉大夫職所謂服公事者註說亦非也

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比法即九比之法疊之言載也載於下而稽於上也衆寡謂民數物猶類也三者各爲一類也施政教謂課農桑行射鄉之類行徵令謂簡兵器起徒役之類此猶大司徒之專令六鄉也大比謂大閱民物之數比要民物之簿書也詳見天官司書言邦國不言都鄙都鄙約舉之詞大比六鄉四郊見職末此又即天下民物之數而總之也○明齊王氏曰其詳驗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王內歲時入其數侯國三年入其要者因內外爲詳略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會音怪饋內同胥如字令下倣○會計也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稱卒伍者約詞

也追逐胥伺也軍旅以討罪田獵以圖衆役作以興事追胥以緝寇貢賦以輸公此承上言制軍任用之數蓋言六鄉而六遂亦如之

也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周徧任用也凡一家受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地其可用者每家三人六口授以中地可用者二家共五人五口以下授以下地可用者每家二人此承上言制軍任用之數之本專自六鄉而言也○註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至於十爲九等耕五六七者舉中以該上下也其可任者每家大婦女及男子之老弱數當過半故其三等大數如此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幾盡也作猶起也凡起役作每家惟用一人爲正卒餘皆羨卒不用其盡用者惟田與追胥竭作而已凡用衆庶總上文之詞政教以率之戒禁以飭之聽辭訟以辨之施賞罰以督之誅犯命者以警之也凡國之大事謂其常大故謂其變如大

夫之衆子曰餘子致之者令之守衛王宮猶追胥竭作之意也此又承上申言用之之法亦專自六鄉而言也〇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以上中下制致此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若六遂雖受上地中地惟以下制致此一正卒一羨卒而已饒遠故也浚鄭章氏曰司徒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出士與徒如彼其少蓋古人兵不盡用司徒所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魯作丘甲齊臨淄七萬戶戶三男子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按戶可得三十萬衆是皆實數謂發惟孔明治蜀兵籍十二萬用八萬留四萬爲更代庶得周官之意也葉氏曰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制軍之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一軍之數亦萬二千五百人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六遂亦如之合六鄉六遂可十二軍而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不盡民力也莊渠魏氏曰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煩而悉也愚按周家授田之制實與馬氏謂有三等不同以大司徒遂人則田肥者少授瘠者多授小司徒則口衆者授肥寡者授瘠孟子王制則家以百畝爲率而上農食多下農食少也今致家率百畝用之肥少瘠多凡以合乎百畝而已口之衆肥寡瘠副人與地相宜食與口足稱耶志于王制之意也然則二者亦一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又言經地定賦之大綱，亦言六鄉而六遂及縣鄙都家並如之也。井牧，司農謂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皋之井牧也。地不皆井，若牧，舉井若牧以例其土。又稱九夫爲井以下，舉井以例牧也。野即體國經野及令田野之財用之野，散文之通稱也。井方一里，爲九百畝，畫爲九區，八夫耕其旁之八區，其中區爲公田，八夫助耕之，則九夫者，舉九區形制而言。在都鄙之屬，則有公田而合作均收；在鄉遂，則無公田，九區皆授民，令貢其什一而已，故稱九夫也。自邑至都，凡一千零二十四井，通計九千二百一十六夫，蓋以六者計數任賦，非以六者盡形制井。觀遂師所謂經牧其田野，周知其數而任之者，可見其必皆以四計者，凡賦稅以軍賦爲重，四丘所出，適將乘馬之數，其十二牛之數，亦三其四，而一丘所出之一馬三牛，其數亦四，故因以起數也。地事謂九職農圃山澤之屬，貢賦以下通謂八貢九賦之屬，若有故則軍賦也。不詳井制，見遂人。○林氏曰：周時皆用井，出凡井田皆用徹法。孟子言鄉田同井，井界鄉皆用井也。有若告哀公以行徹，是邦國井皆用徹也。九夫爲井，井九百畝，井必皆中土，皆上地也。按左傳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乃書土地之數，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蓋山林之地九夫爲

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則九九夫爲井矣因地之所宜而爲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數也或問朱子曰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鄭謂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甸立國小司徒爲經之匠人爲之溝洫也四丘爲甸方八里出田稅四旁加一里不出稅令治洫故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也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四旁加十里不出稅令治澮故匠人云方百里爲一同同間有澮也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而此止於都者采地三等食者四之一大都百里實凡四都小都五十里實凡四縣家邑二十五里實凡四甸皆入其一於王也鄭註如此不識旁加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與匠人數相合然亦不見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耳葉氏曰經牧一也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以出稅斂言四井四邑之屬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言十夫百夫之屬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以見義也愚按以旁加合於匠人朱子亦未之許於葉說說略是發之矣然其病總在不深味其全義之離合而徒惑於一字之同異故有疑對也夫遂人與匠人之辨其一言十

夫一言九夫似異而攷其制井地之法貫同小司徒與匠人之職其皆言九夫似同而攷其出車賦之法與制井地之法實異則小司徒與匠人之不可合而鄭氏强爲之合辭遂人與匠人之不宜分而鄭氏强爲之分也今且歷以其謬分者言之攷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此通言王畿之地界也而井制則始於畝百爲夫夫至成十爲終而備矣畝百爲夫夫三爲屋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也屋三爲井井九夫而遂人稱十夫包五溝五涂而言舉成數也故又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也井十爲通十井凡百夫故又云百夫有洫洫上有涂也通十爲成凡百井千夫故又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也成十爲終凡千井萬夫故又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也井制至於終而五溝五涂皆備矣自此至於畿其井地溝涂之制皆如之故又總云以達於畿也而鄭註不審匠人成間有洫同間有澮爲槩舉之詞而謂匠人乃爲萬夫有洫九萬夫有澮是至百里猶有澮無川而與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備於成十爲終者乃大異也則曾所云以達於畿者皆一謬也據其說謂遂人之十夫有溝縣遂之制而匠人之九夫爲井都鄙之制也夫鄉遂與都鄙第有公田無公田爲異而井制則　其溝洫之屬凡以備旱潦也朱子答子約謂鄉遂與都鄙其制只是一般夾漈鄭氏薛氏馬氏陳氏浚儀王氏皆言之

矣乃以遂人之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而率謂匠人乃萬夫有川萬夫有澮則又豈鄉遂與都鄙其天時地利亦有異乎尤一謬也且三等公邑介於三等采地尤非鄉遂比若爲二法則其後有以公邑封賜如封鄭邑秦賜溫原之屬者將遂盡敗經界而與之乎抑否乎尤一謬也就令無封賜而三等非田中遞開以三等溝洫豈成經界乎尤一謬也因謬而遂致謬合謂此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夫爲井也然九夫爲井以下其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數全不合遂率謂甸都之四旁諸夫令不出稅而治洫若澮故有減於成同之數也抑思一甸之六十四井視一成之百井既闕其數十之三有奇矣而大都之四千零九十五井視一同之萬井且幾闕其數十之九也是尚可牽以合之乎尤一謬也夫匠人爲溝洫制必經久後則修治之耳以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以治洫固已異矣況積至大都以四千九十六井之田而歲免其五千九百零四井之田以治其洫若澮此豈理之所可通乎尤一謬也按五溝廣以丈尺計五涂亦如之遂徑溝畛其地才居一井中百分之一即十井之洫涂百井之澮道千井之川路其地似廣而散之各井要亦無多不過每十夫包以一夫而足矣以司馬法及李悝之數推之所謂去地三之一者乃通謂山林川澤及城邑塗巷之屬也若一洫一澮遞去地三之一而又以山澤城[illegible]之不易一易再易

又有井二井三井之地而爲一井者甚尤一謬也且井制備於一終司馬法一終長百里廣十里以方言之則長廣三十一里有奇也乃謂制備於一同之百里則勝地方五十里而孟子何以勸行井田即截長補短爲之而溝川制且不備亦何以正經界乎尤一謬也然則註謬至是當尋其義而不當狥其形亦明矣今因葉氏之說綜攷地官之屬大司徒之五家爲比遂人之五家爲鄰皆以五起數者此言鄉若遂邑居之制也小司徒之五人爲伍以五起數者此則言其軍伍之制也其四丘爲甸以四起數者此通言鄉遂達於都鄙田賦之制也遂人之十夫有溝舉十之成數以起數匠人之九夫爲井井舉九之本數以起數者此通言鄉遂達於都鄙井田之制而一詳言其近一約言其實也各義之若如此即欲牽爲分合殆不得矣蓋井邑丘甸縣都用其名以知其數猶今稱都圖里甲之屬不得牒爲采邑之井制且本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之屬則遂師經牧其田野一條義正相配而縣師總掌郊里甸稍都鄙甸凡公邑之域皆以是丘甸之法徵其軍賦又安得專縣爲采邑之井制而盡失聖經之本義哉餘詳遂人匠人稍人大司馬各職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此又通言施職辨守之屬也地域通謂四中及四郊都鄙之域守職猶言地守地職政猶言地貢凡此皆大司徒總制之而小司徒專理之也凡小祭祀奉牛

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此以下，並與大司徒同而大小異也。）大軍旅，帥其眾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巡當作田，誤也。大司徒文大軍旅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此則大者第帥之，治其小者而已。六鄉為邦役，小司徒帥之；若六遂為野役，遂人帥之也。）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見大司徒職。）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正，平也。謂民俗之紛爭，以地之比鄰平之；地土之淆亂，以地之圖籍平之。即小宰八成所謂比居、版圖也。）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羣吏，即爾屬官之羣吏也。修法，防觸犯也。糾察，防微散也。待邦治者，猶小宰徇乃事、大司徒待政令也。）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吏，謂比長都長以上。教治，如飲射讀法之類；政事，如師田行役之類。）

夫屋。註謂司馬法夫三爲屋也。餘見下人官小宰及大司徒。○非梁魏氏曰教治之假於政事之得失九等之民有勤惰五畝之宅有修廢百畝之田有荒熟及戶口有祭祀六畜有登耗蓄積有備乏皆因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也。平仲王氏曰按司徒掌教典以擾民而教未有不先養者食哉惟時爲俗教首務大司徒之職教養均小司徒佐之尤詳於養王道彰明較著也。賢氏之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皆小司空文而謂此職當有圖文非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所治之治平聲○此序鄉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先約舉之也凡鄉官皆言教治與政令而本職多言政令不詳教治者鄉大夫以下教而治之鄉師帥而聽之而已鄉有六而鄉師四人各掌之者舊謂每二人合掌三鄉也。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國比之法即九比之法頒於六鄉者義見小司徒此又辨夫家馬牛之物以詳之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

事。治乎蹕陛音蹕。○大役，謂若築城郭作隄防之類。帥而至者，受於州長而致於司空也。役要，謂遣役之本數。畢，猶簡也。程，法程也。司空主役，故將本數致其功程以鈎攷之，令無遺失也。凡邦事，令作秩敘。凡邦事，謂凡營作之事，通大小而言也。令者，鄭氏謂令鄉吏也。秩，廪秩也。敘，功敘也。詳見天官宮伯。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葅。葅音租。○羞者，佐羞於司徒也。茅葅以藉祭，詳見甸師。易藉用白茅是也。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輂音菊。纛，桃報反，詳作翿，音桃。匶、柩同。窆音便。○正治之者，判其所出及所任也。駕馬曰輂，人挽曰輦。纛，詳作翿者，羽葆幢謂之翿。執以侍柩而導役。雜記匠人執翿以御柩是也。窆，下棺也。執斧亦助其用也。冢人執斧以涖是也。一云示威也。匠師，司空官名，猶司徒鄉師、宗伯肆師之類，其職主帥匶。若窆取天子窆用四碑，前後各一碑，皆重轆轤繫綍；兩畔各一碑，皆單轆轤繫綍，以千人背碑負綍，擊鼓以節縱舍，而匠師主之，故鄉師執斧以臨之也。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

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四時之田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出田示也簡選也兵以鼓進以金退以旗物指揮以兵器擊刺故選之也修治也稱卒伍刺擧之也致以大旗謂熊虎之旗辟以旗物則各從其旗旗之類辨之也屯之言聚前後其部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徇言徇○鄉官勵民讀法及田役之類常徵也令修封疆戒容止之類常令也徇市以令民庶徇朝以令官府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囏古艱字○巡國及野通鄉遂而言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二職蓋相表裏矣鄉師兼掌遂者以鄉統遂且委積居其間也○疏曰凡言歲時者是四時推此歲時巡國及野註謂隨其事之時者以賙則當民之艱阨故也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

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詔者告冢宰若王也鄉器即下文各服器也註曰吉服祭之服凶服弔之服祭器篚簋籩豆之屬喪器夷槃素俎楬豆之屬此數者此長閭胥族師主集爲之以其爲民所相供也射器弓矢楅中之屬賓器尊俎之屬此二者黨正州長主集爲之以其爲州長之習射鄉大夫之賓賢供也吉凶禮樂兼上文而言鄉大夫主集爲之以其下或有依不供也展之言省攷其從違察其誠僞稽其良楛省其修廢也

鄉老之職此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之職而今闕也或疑周禮立六官不載三公之職殆未可謂之闕然皆各鄉老而列於序官則職宜序矣鄉大夫職稱鄉老及鄉大夫之屬禮賓賢能其職互見而本職不及也蓋闕文與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序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之職而先總舉之也政與教解並見下禁令通二者而言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教法謂十二教以下之法鄉吏謂其屬州長以下德行即六德六行道藝即六藝也此言教也○鄒氏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教化爲質與本故先攷之察

之悬按鄉大夫受教法以頒其屬者為正月之吉則大司徒之和布教法縣而使觀則頒而使教者則皆正月之吉無疑也而舊以正月和布為建子之月乃縣教象正歲觀象法為建寅之月可乎觀象亦建子之月但月內觀之而非必月吉觀之故稱正歲而不稱正月之吉耳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小司徒頒法兼畜替此不言者省文也國中謂六鄉之屬野謂六遂之屬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征早舍以地近而役多野早征晚舍以力遠而役少鄉大夫掌鄉而兼及野者則言之耳舉貴賢能勞之屬國中為多故又表以國中也書必歲時入者凡貴賤至老疾數莫定也此言政也○黃氏曰閭中橫渠謂鄉門以內道為閭而子云臣閭都鄙之內是也政令皆自鄉出故鄉官多兼野法言之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

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上聲○興賢能猶所謂衆賢良茂才言興者合衆寵異之也衆寡詢采觀禮者無定數之詞禮賓之者以鄉飲之禮寵為賓也天府受寶藏之府內史掌策命之官書其貳者將以詔王爵祿也退猶歸也物猶事也詢謀也既獻於王卽合民於鄉射而以五事而觀材以待舉也此謂以下總承上文德足長民使升為朝官才足治事使居為鄉吏也此又申言教也○朱子謂觀問周禮德行道藝道字當如何解曰德嗜恩之未甚曉者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萬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之事變聖賢之典策凡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那是祝史所掌至其理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是知得那德行藝之理計謂德行是賢道藝是能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也後儀王氏曰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鄉大夫也統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之賢者古者致仕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常知鄉人之賢

者是以鄉大夫貢士於王或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
爲衆賓而興之飲以興之欲民之化卿爵賢敬長也葉氏曰周
人亦農而貢不以農待農六鄉六遂皆農也鄉大夫大比貢興遂
大夫大比興賢君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頒圖族之書效民數敎不數
心拜受而藏於天府受賢能之書亦如之非刑之行不惟兵農不數
分上農亦不分此爲良法也丘氏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詳且
備也五家爲比比有長始爲之勸和親禁奇衺猶求有可書也五
比之閭師乃書其敬敏任恤然六行中可書者二而已四閭之族
師乃書其孝弟睦婣六行中可書者又凡四至五族之黨正乃全
書其德行道藝然猶未攷之也五黨之州長從而攷之猶未賓
興之也五州之鄉大夫始賓興之至其明日則進書天府而內史
又貳之矣自是又論其秀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而升
之學曰俊士皆造之而免其征徭猶未也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
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詳愼如此
凡以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以授人也註曰和載四德容包六
行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
因論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誓射及公罔之
裘序點揚觶而語是也愚按註說射之五物甚大但此在興賢能
之後方思合民備材恐未合遽稱以備德耳攷馬區論語射不主

皮註云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與舞蚕專以射淺言之也首和即和志言其平心志也次容即和容言其正威儀也三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和容即和頌古頌容通言其比音節也五與舞言其中舞蹈也易氏謂五物爲德之發見乎射者意亦如此其說似爲得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政事必會而致之分言者互文也法即教法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於司徒此頒之使攷其法是亦攷法於司徒也此兼申政與教也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朝音潮小朝謂外朝也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故於此致之也令謂徵令文書也惟以道路之節傳之乃達即大司徒無節者不得行也此又申言政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此序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教言治政言令互文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屬音燭凡屬民之屬放此○屬謂合聚讀謂講論法謂敎法戒以威罰勸以賞興社即司徒所立之社歲時謂春祈秋報如者如其勸戒也序學名會亦聚也射者習藝且觀德也此皆言敎也○陳君舉曰春正州長讀法則五黨之民咸在州而黨正亦復讀之四孟黨正讀法則五族之民咸在黨而族師復月讀之一日之間既於州又於黨又於族不如當時何以分別耶王與之曰春正州長讀於州次而黨正想除春正就讀於此其三孟則讀於黨又次而族師想除四孟就讀於此其餘八月則讀於族也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州之大祭祀如社稷之祭或州境之山川古蹟也大喪謂鄉老鄉大夫之喪涖臨也致者致於鄉師而因以致司徒也此言政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敎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正月之吉讀法正歲又讀者歲始申嚴之也繼歲終而言不數正月之吉而數正歲者凡歲數與正歲多連文言正

月之吉則不該正歲言正歲則該正月之吉也不言正歲正月之吉與正歲並故此屢與鄉大夫與賢能之與此兼言政與教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此序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禜音詠索音色○及爵至也四孟謂周正之四孟言糾戒明不攷勤也禜即祭法所謂雩禜祭水旱也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禜之是也索鬼神謂蜡祭郊特牲季冬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也正齒以序年正位以序爵一命爲下士猶以年與鄉里相次亦與庶人在官同祿之意也再命爲中士則惟與父族相次而鄉里不敢與齒矣三命爲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故鄉飲之禮特於尊東立別席以爲僎而尊之也此言敎也○平仲王氏曰按通典周制月令建巳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春秋傳云龍見而雩即此之春祭禜是也秋月祭雩禮以求雨稍人云共其雩斂司巫云帥巫而舞雩則此之秋祭禜是也禮記鄉飲酒義疏曰飲賓之禮一則鄉大

夫賓賢能而飲二則鄉大夫詢民習射而飲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總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春秋再飲州長爲主人黨則一年一歲十二月始一飲黨正爲主人朱子語類問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據如此雖說鄉黨貴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何也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遠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拜位然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冠去聲○此以下皆兼言教與政也法謂什伍聯比之法政事猶州長戒令賞罰之意蓋州長既帥之而黨正先閱治之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行比並去聲○其吏謂族師也上言四時之孟月則正歲在其中矣又言之者猶言州長正歲讀法之意也上言糾戒此則言書其德行道藝者糾戒則孟月所同書乃春正月所獨也涖亦臨也族師以邦比之法校大冢而此臨校之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此序族師每族上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言政事不言教法者戒令中

亦有敎也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月吉謂每月之吉有學謂六藝也不僻者德行道藝明孝弟以下爲切也祭酺謂因祭而合衆飲酒也此言敎也○疏曰按州長春秋習射黨正十月農功畢皆有飲酒之禮官物爲之今族畢故不得官物爲禮也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云周禮其猶醵與鄭註合錢飲酒爲醵族酬相酌似之明堂禮乃命國醵是也族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謂之特典此春秋祭酺蓋社祭畢民得相飲因以書其行也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此其葬○吏即謂閭胥也聯合也鄭法比五家爲比而已二比爲聯者因軍法二伍爲聯而推之二族爲聯猶二比爲聯之意也居則相保以守來則相受以容刑罰則相及以懲慶賞則相共以勸羣居樂業以受邦職趨事勸

功以役國事通力均財以相葬埋此皆言政而保受之屬亦教之也○明齊王氏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於此詳言比法柯氏曰治民之道無序則亂不行不和則樂不興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既等之以立序又合之以導和故師田行役之時行伍以定旗物以聲號令以行而其閭同力合作令不妨而事畢舉者以聯索定故也

君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卒伍欲聚故合之兵器欲精故簡之鼓鐸旗物見鼓人及夏官大司馬蓋用以帥之也此言政也○按師田行役凡鄉遂吏皆有責然帥且治者鄉則惟百家之族師二千五百家之州長以及於小司徒遂則惟百家之酇長二千五百家之縣正以及於遂人而其間五百家之黨正鄙師爲二千五百家之鄉師遂師僅治而不帥至其鄉遂大夫與二十五家之閭胥里宰五家之比長鄰長又惟掌平時之教法而不與其事則何也蓋自官吏言有行役必有居守而自民徒言不互爲綴則散必遞爲役則紛故惟族師酇長及其州長縣正帥而至而餘第治之政非不治也帥治始於族酇者以百人之卒於是成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

見前

閭師各掌其閭之徵令此序閭胥每閭中士一人之職而統舉之也掌徵令謂主行閭師徵賦之政令猶里宰待有司之政徵斂其財賦也不言教治者以徵令爲重若讀法則因聚衆以行之而已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數上聲下如字○此言政也以上職師四閭之吏者推之不言六畜車輦亦省文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徵斂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音觥○祭祀謂州社黨禜族祭之屬役政謂田役及州射黨飲之屬喪紀謂各喪紀及族相葬埤之屬數黃氏謂其事之有數者是也比校也德行先以徵斂者斂則不懈數則有功也六行不齒者則任恤爲尤切矣觵兕爵也謂罰之以酒也撻則扑之而已無有聚衆而不教無有善而不錄無有過而不懲此皆言教也○淩儀王氏曰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書傳云古者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上爲小鄉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平明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所謂家有塾也陳氏禮書曰閭胥屬民無常非族閭屬以月吉與春秋祭禜亦屬以四孟之月吉與春秋祭州長屬以正月之吉與

春秋祭禜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畢者其職須尊者其事尚也由黨正而下有所勸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戒鄉大夫則致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之屬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止於黨正致在州長與在鄉大夫畢者其責尊者其任重也凡此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而其升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又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須大其所學而撰具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樂秋合諸射攷其藝而進退之此又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鄉之攷察又如彼學非一人積非一日此人人莫不奮勵以趨上之所道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比去聲辠古罪字奇音羈衺斜同○此序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之職也受者有故相寄托也奇衺猶惡也及猶今言連坐也相受則不相推擠相和親則不相乖爭凡以樂善也相及則不相容隱乃以懲惡也不言政教者閭胥以上主之此遵治之而已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

圜土內之內納同○圜土獄城也內寘也自郊徙於圜自國徙於郊皆遣人援送者近故也或徙於他方則送以旌節者遠故也若無二者則非奸宄即盜賊矣故寘圜土加詰責焉皆樂善懲惡之意也○梁氏曰比長職至畢也而鄉法必始此相受相和親而善俗興有罪奇衺相及而邪道息無授無節必治而奸徒無所藏也業以安生以遂非聖人慮周而慮當曷致是哉葉氏曰先王使民各安其土而有相親相近之意是以司徒令民五家爲比鄰各相保受孟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卽比長之相受以下而鄰長之相糾以下與亦以見成周時井牧鄉隧無非安土敦仁之民也然比長鄰長又有若徙於他則從而授之之屬胡爲也蓋司空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三相得而生耗不齊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徙將何所容漢人議從寬地者聽其自便鄉徙寬鄉者亦聽皆此意也乎仲王氏曰秦法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及舍人無驗者罪之論者謂其慘刻少恩令比長奇衺相及且無節者納之圜土不類是耶蓋王制所異者此心耳一派代雖以殺人堯舜以生人明道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信夫荘渠魏氏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柢故民制起於比閭族黨兵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其起於鄉遂里遂亦如之苟治無根柢而求太平是累層臺而弗爲基也

地官司徒序職下

姜兆錫輯義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此序封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壝封即大司徒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是也。封四疆謂國四面之封疆。封域謂大都小都家邑之封域。明壝封之制達於上下矣。此正言封也。令社稷之職。謂將祭社稷，令其下各供乃職也。郊特牲云：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之謂也。此因言祭也。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楅音逼。絼紖同。()飾使之潔，楅若衡使之馴。楅設於角以防觸，衡設於鼻以繫黽。絼即紖也。訓紖形如豸頸也。水以滌之，槀以藉之也。君牽牲入廟而歌舞之，以告博碩肥腯也。炰豚去其毛而炮之，以備珍羞也。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牛，軍旅有犒牛，會盟有歃

書牛皆宜潔故飾之此又因祭牲推之也○鄭氏曰社稷土穀神也有德者配焉詩載芟以春祈良耜以秋報而宗伯大烖又爲之類祭以此益其神與天時相爲休咎與歲事相爲豐耗故設官掌其祀也明齋于氏曰人君能得人和保其社稷然後鬼神享祭故以立社爲封疆之首而營建事者言孝在於能守土也周公垂教之意深矣愚按設于社不及稷者省文也立社則稷從矣大司徒先設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設封者從職所重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此序鼓人中士六人之職而總擧之也教謂教鄉遂之民也樂勝則流故言節師克在和故言和事偷必廢故言正以下文推之聲樂蓋謂祭祀若金奏與互文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鼖音焚鼛音高○雷鼓之屬制未詳詩曰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以下皆兩面也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雷言其音發靈言其靈和路言其傳大也鼖大也兵者國之大事故欲人發奮也役戒勿亟故欲舒徐進也金奏樂乃作故欲進也

此以上六鼓也○疏曰大司樂靈鼓以祭澤中之方丘而此以靈
鼓鼓社祭者但是天神無問大小皆用靁鼓是地祇皆靈鼓人鬼
皆路鼓鄭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也社是地之次祭故舉社以
表地祇也長樂陳氏曰靁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鼓人救日
月則以靁鼓詔王鼓亦天事故也夏氏攻猛獸則以靈鼓敺之亦
地事故也司馬振旅則王執路鼓大僕則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
達窮者與遽令亦人事故也愚按金奏通謂祭祀饗射之屬之所
用以春官諸樂職推之可見蓋祭祀饗或不用樂或樂非金奏皆
有所鼓此則凡金奏作而鼓之故曰以節聲樂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錞音淳鐲音濁鐃音撓○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鳴以和鼓國語鳴以錞于是也鐲鉦也形如小鐘鳴以節鼓司馬職軍行鳴鐲是也鐃小鉦如鈴無舌有柄鳴以止鼓司馬職鳴鐃且卻是也鐸大鈴也振以通鼓司馬職司馬振鐸是也此以上四金也○陳氏樂書曰六鼓四金必掌以鼓人者鼓爲君也鼓之有金猶律之有呂錞聲淳鐲聲濁鐃聲高鐸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以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以節鼓高則陰勝於陽故退而止明則陰與陽通故作而通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帗音弗。鼜音戚。○百物之神通謂百神。兵舞以干戚。帗舞以采繒二者皆擊鼓以應舞節也。鼜鼓守鼓也。軍戒在夜擊以警衆軍動在旦擊以進衆也。○疏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不及小神此更廣見百物小神也。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令百物小神等若能捍蔽而義近山川者舞以兵能發育而義近社稷者舞以帗凡以形容其功德也。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之大音泰。○日月蝕當救變故告王伐鼓救之大喪始崩及窆當警衆故告大僕擊鼓警之也。祭祀以下皆言聯職之事而救日月則六聯之外所謂凡事皆有聯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暵音漢。○此序舞師下士二人之職也。兵舞帗舞見上。羽舞析白羽爲之。皇舞析五采羽爲之。兵舞爲武舞。餘皆文舞也。四方旱暵祭法四坎壇以祭四方。雩宗以祭水旱是也。○何氏曰：兵舞用於山川有捍衛之義帗舞用於社稷有祓除之義羽舞用於四方有翼蔽之義皇舞用於旱暵有調燮之義。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野舞謂鄉若遂凡祭祀之屬小

祭祀無功德可形容故不興舞也按司服掌六祀註謂爲四方百物之屬而鼓人職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本職帥舞舞四方之祭祀皆非不興舞也然則不興舞之下說叢謂其尤小者與○莊渠魏氏曰或以鼓人舞師屬春官非也大司樂所教舞於學官若鼓舞二職則民間祭祀以及軍役起用之樂也愚按舞師所教皆野事也至鼓人天神地示人鬼及金奏之樂皆以教鄉民何耶蓋鄉民雖不若國子之教亦須備識其端其秀者亦自升於國況其間祭祀之鼓又或但有先君之廟是亦天地人之次祭而習鼓路鼓又田獵所有事耶觀大喪舞師不與春官之樂官歟器而帥習大獻鼓以鼜衆則其爲教鄉民而總列於地官益明矣餘見序官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此序牧人職下士六人之職而總擧之也牷者體之全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陽祀陰祀謂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左宗廟爲陽右社稷爲陰也望祀即四望之望不言五帝四類五嶽之屬省文也盛赤曰騂微黑曰黝方色東青南赤之類毛者色之純也凡時祀之牲必用

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音忙○時祀所謂以歲時序其祭祀也將凡者通謂山川百物之屬物卽毛物但純卽用之不論色也凡外祭謂表貉及行祀山川之屬毀事謂毀除殃災若譴禳候禳之屬尨雜也此以上皆言物色而下同音供也○鄭氏曰外祭其埋遺毀祭其事埋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毛純皆正曰犧繫養詳見充人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此序牛人中下士大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註讀爲樴今從黃氏讀如字○享獻也謂方祭而享也求索也謂既祭而釋也職人謂牧人充人及司門各職也凡祭祀牛人授牧人使牧而牧人又授充人等使繫所謂職人謂職司之人兼三職而言也若牧人職則直云授充人充人繫之矣舊不明此乃破職字作繫牲之樴而以職人爲充人牽其矣故禮以黃氏正之凡賓客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犒音耗食音嗣○牢禮謂始至飧饔之牢若掌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

牢之類賓謂在道之稍若上公五積侯伯四積之類膳謂胥圖同殽之膳若上公侯伯皆殷膳大牢是也饗食謂饗禮食禮賓射謂射侯之燕禮牲羞皆脭半折俎之類犒犒師與殷奠也○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凡飲食直奠置於神前而已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祭牢皆簡略酒無牲體惟小斂大斂朔望為新祖奠遣奠有牲體故曰殷奠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居前曰牽居旁曰徬任之言用謂公家任用之器也此以上皆言供牛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互音護簝音老○互以懸肉盆以盛血簝以受肉此因供牛而類及之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此序充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繫祭之也繫而養之則牲博碩肥腯而充矣

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牢衡則觸齧亦養之也繫於閑中而養之記云在滌三月是也○疏曰祀五帝則畧舉五帝而已其實與天及地亦與四望社稷等外神皆繫之也必有牢閑者以防禽獸觸齧春秋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所謂觸齧者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

川之犧繫於國門使守門者養之也見司門

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展省也碩之言貫謂以充碩告也小宗伯省牲則充人自告體完而其碩牲則充人又爲贊告體碩也此承上繫養而及之也〇明斎王氏曰周禮六牲有養之者有供之者有奉之者養者初斎之知物性能得其宜者也供者將用而陳之稍知禮儀者也奉者既殺而薦之大人君子交於神明與賓客也小不以使大大不以司小雖畜牧必曲盡其道如此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此序載師上中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任土者任之使無曠土也物猶言物色地事即九職生九穀蕃草木之類地職即其三農園圃之類政令即八貢及九賦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音古稍去聲下同長縣同〇國中之地任廛里以居民廛也園地任場圃以毓草木蔬果蓏也去國五十里爲近郊之地任宅田以居農任

士田以祿士任賈田以食在官之賈也去國百里爲遠郊之地任官田以食在官之府史胥徒任牛田以給牛人之牧任賞田以頒賞地任牧田以給牧人之牧也去國二百里爲甸地任公邑之田爲公家之邑去國三百里爲稍地任家邑之田爲大夫之邑去國四百里爲縣地任小都之田爲卿之邑去國五百里爲畺地任大都之田爲公之邑而其閒稍縣都之閒田亦任公邑之田爲公家之邑不言者省文也此言物爲設職以任土之法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征稅也國宅無征謂官吏所居室也園即圃廛雖即廛里以其田賦比郊故二十分而取一田賦視園廛以上重矣然近郊多役故十分而取一遠郊少役故二十分而取三甸稍縣都謂其閒之公邑也地益遠故十分取二至漆林利厚故二十分取五征最重以抑末也宅不毛者宅旁不種桑麻也詳見下職屋謂夫三爲屋也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勸織使出一屋三家之粟以勸耕也職事即九職之事夫征謂一夫之田稅家征謂一家之力役罰之皆以勸職也凡此

乃言其所待之政令也〇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槩稅遠郊二十而三役稍備矣自此益遠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蓋自甸而往通行十一之法賦役相乘除而爲什二與浚儀王氏曰漆以飾用而已舜造漆器臣咸諫防者也漆林重征亦以抑使返樸也黃與馬氏曰周家立法以警游惰載師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皆以困之也閭師所謂無牲無盛無椁不帛不衰蓋以辱之世其示罰一也然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罰游惰者爲常征是無罪而受罰也甚至介甫遂舉以征坊郭之民可乎横渠張子曰夫家之征疑即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其餘夫竭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二人謂之家夫家當如此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與受田者等也恐拶語孟所論徹法取民之制皆無過什一而此乃自二十而三以至十二是周禮爲大桀小桀也今推詳及黃氏之說論孟什一專指粟米之征而本職什一以外則通軍役之屬系與今制人丁及工役為濟銀畧相似故量地與役而約舉之如此豈有背於什一者而鄙之域何公邑也稍爲家邑縣爲小都都爲大都皆采邑而甚皆謂之公邑例以十二者周世三公不備官又大夫以上有采邑士則士田而已則三等采邑之外皆公邑也王制云縣內諸侯祿出外諸侯賦也內諸侯世封如周召者乃有之耳故自其爲封邑邑各有役當無遠什一者其不爲封邑者雖稍縣畺猶甸也則地

遣近說言十二矣盖役約有二田獵之屬爲政役無遠近皆有之營作之役爲工役作近者爲多征伐之屬爲軍役六鄉若六遂生之不足則取旬稍縣都又不足則取邦國也周禮脉絡融貫尋其義理則得矣學者詳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此序閭師中士二人之職也民畜之數小司徒鄉師之屬稽之矣此蓋任之使無曠力以待徵賦之政令也待者謂司會司書之屬餘見序官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畜休去聲盛音成衰音催○鳥獸猶言六牲布帛所謂二事八貢皆本物夫布則賦泉也故但言出而已九者與冢宰九職相表裏此分虞衡爲二而不及臣妾者斂物職畧之與以奚人及掌荼諸職推之

可見也不自耕者故祭不用牲粢不自樹故葬不用椁不自蠶績
故衣不用帛喪不用衰凡又以恥而勵之矣○王氏曰載師任土
自圖及量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至無常職掌其細目二者
相爲經緯黄曰註謂無職者出夫布在九賦中劉彝謂八貢不通
九賦今云出夫布在九賦中豈八貢者復出八賦與此所出布爲
九乎鄭荅曰今不言其餘出夫布獨言此者明無職之人在九職
中其出夫布則在九賦中也朱子曰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則云凡民無
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何也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
民也前宅不毛田不耕者爲其爲亭臺池沼園囿之屬也凡民無
職事者又是其家所養浮泛之人也慈按朱子於載師宅不毛田
不耕者屬之士大夫蓋以有田宅而不耕桑且不稱民而其罰已
重又疑非儀有力者不耕也故其下民無職事者並粟之其家而
罰亦重至閭師民無職者則庶民初非其比而罰亦輕二職人殊
法異如此而黄與馬氏乃欲驗而爲一何哉所以然者載師言民
無職事者明無常職而絶無所事事也故其罰重此條無職者本
於九職明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仰其職也故令以其直出
此而已然後知二職之別而朱說之不可易也學者詳之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稍音肖比去聲）

○此序縣師上中士六人之職而總挈之也都謂大都小都之采地稍謂家之采地縣謂通謂其間公邑之縣鄙也三等采地之餘皆有縣鄙言都鄙稍者約文也都鄙稍為邦都邦縣家削之地甸為邦甸之地郊里為國中四郊之地縣師掌公邑之官甸地乃其專掌而總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者邦國之地有諸侯都稍之地有公卿大夫郊里之地有鄉遂各官而其間各餘地之公邑皆縣師掌之也田萊詳見遂人謂田賦也大家人民及沽將有其六畜車輦謂兵賦也詔者詔司徒達於冢宰以達王也

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會如字下音膾○會計也車人之卒伍者）

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名也此言兵賦也○莊日其職掌邦國以及四郊之內之兵賦是所主徵周天下也莊渠魏氏曰縣師掌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業事則屬之司徒此緊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徵司徒之屬也愚按註及魏氏俱言縣師總掌天下之兵賦令攷乃總掌天下凡公邑之兵賦初非并諸侯之邦國

公卿大夫之都稍鄉遂官之郊里其兵賦皆掌之縣師也載師職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而諸地莫不有公邑凡公邑之掌於縣師猶鄉遂都家邦國之各掌於其主矣鄉遂官皆掌兵賦不言受法於司馬獨縣師稍人都家司馬則言受法於司馬與正於國司馬公司馬者鄉遂官之長爵與大司馬埒故不言受法而縣師及都家司馬權雖重而爵卑故言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平聲○都邑猶王之爲都之都邇謂郊甸稍都邦之公邑也物猶地所有也猶原師辨其名物之物也量其疆地辨其生物而因以制其疆域此兵賦田賦之本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即郊甸稍都邦之公邑也此言田賦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並去聲○此序遺人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少曰委多曰積待者待鄉師司救之屬以王命施之也○註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以餘財待邦之移用亦如此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

荒。此歷言委積以待施惠之目也。鄉里謂百里內近郊遠郊之地。野鄙謂二百里內之甸地。縣都謂三百里內之稍地四百里內之縣地五百里內之畺地。門關謂十二國門十二關也。鄉里自鄉關言。故以待羇旅。郊里自郊甸言。故以待賓客。野鄙以濟遠近之羇旅。縣都以賙中外之凶荒。老孤非正夫餘夫受田里者。比故於門關養之也。惟羇旅當及六遂。而委積惟在鄉里者以賓客委積在郊里。羇旅委積在野鄙也。待凶荒當自鄉遂及甸稍縣都凡公邑。而委積惟在縣都者。鄉遂凡羇阨必恤。凶荒可知。其餘凡都公邑則縣都統之矣。羇阨謂困阨者。老孤謂無子無父者。賓客謂來朝聘者。羇旅謂游寓者。凶荒謂饑饉者。○王氏曰。恤民之艱阨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者也。國野以鄉里為中。故恤民之艱阨者以之。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閭野自國中達野外也。路猶大也。十里有小舍而稍設飲食以濟之。○三十里則有宿寢為寬徵之室而設委。五十里則有市易為遊候之館而設積。此又申言賓客之委積以及師役也。○明齋王氏曰。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此國之大用。而大府不言。故遺人凡

邦有會同師役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家之大事供道路穀積飲食之具與此所掌互相督領平日各隨道路收斂卒然有用不勞飛輓而濟畿外之法亦然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之上行師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巡而比之使無侵欺以時頒之使無缺乏此又總言其法也○柯氏曰遺人之掌凡鄉阨凶荒之賑恤老孤之畜養賓客之資送皆取之而足至諸侯會同賜問軍旅之興徒衆之作路皆有供何其裕也如此後世一遇凶荒師役上下交困民不安其生蓋由兵與民既判力盡於養兵而生寡食衆故也則王政可不講與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政職內同征 ○此序均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地政即謂地守地職之征詳見大小司徒此言財賦也人民任與作牛馬車輦任轉輸此言力役也○疏曰此均人職均鄉遂及公邑對土均職均邦國都鄙而言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註旬

讀如詩畇畇原隰之畇畇均同鄭讀騂如字〇人食四鬴爲上年則用則公家旬用三日食三鬴爲中年則用二日食二鬴爲無年則用一日若凶荒疾疫則免也此申言力役也而其時既無力役亦無財賦故不收地守地職之征而不必平均地征之法此申言財賦也大均以人民有登耗牛馬車輦有饒減故也此又申力役及財賦之意也〇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卒旅軍師此兵役也用與追胥竭作此徒役也大役率民徒而至此工役也在官爲府史胥徒此胥役也司徒因地善惡而均役族師按民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豐凶以復役此役之法也疏曰詩讀旬爲均者王制既云用民力歲不過三日則不得辨旬爲十日故破從均也今易書均或作旬何與均但有均平之義也鄭氏謂曰周禮一書以用民之力事爲至大故屢言之令均人觀歲上下爲節不過三日二日一日矣爲此然余嘗論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以爲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違康成覺其不通遂改旬爲均謂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故衛文楚宮之作俱占定星之方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也旬用三日則一月九日冬凡二十七日矣豐年食餘用不爲虐也旬用二日冬凡一十八日中年食少歉故減三之一旬用一日冬凡九日無年食少故減三之二如以爲歲

不過三日豈經意乎愚按詆以王制而破旬爲均誣有如鄭氏謗之議擗謗所引春秋傳及衛文之詩乃以證力役與於農隙之時非謂役事恭於宮室之屬也以宮室之屬而興工役則過三日或疑其踰制若兼田獵追胥之屬而徵徒役則年非中下而議減於旬用三日之制莫之能減矣又何得以漢儒之王制而破旬爲均以從之乎讀禮者幸以全經求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美同○此序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之職也媺善也此言其輔王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行去聲下並同○此以下言其造國子也國子詳見王制但本職以貴遊子弟言而不及民之俊秀耳詳謂公卿大夫士之子而世子亦齒焉是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以至德爲道本力行近乎仁故以敏德爲行本孝則犯上作亂者鮮故以孝德知逆惡此皆以在心爲德者言之也○葉氏曰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二者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教國子不明言世子而鄭氏引世子亦齒焉何也按文王世子周公相成王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也則師保等官嚴決於國子乃所以教其世子與）教三行一曰孝

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長上聲○不愛親而愛他人者爲悖德故尚孝行爲仁友事其仁賢者故尚友行事師無隱無犯故尚順行此又以施之爲行者言之也○朱子曰至德者心所得於天之理誠意正心以求其至也道則天人性命之微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强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有可見之跡也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本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與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此三者雖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有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不可偏廢之意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而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蔽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徒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無以立本而有修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者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也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推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蓋二者之德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

以獨見而自得之罔非教者所得而與也雖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務其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究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愚按司徒教民皆言六德六行而師氏教六于乃約言三德三行者教國子之道與教民殊也蓋言至德則六德具其中矣又言敏德者慮其怠也特言孝德者有國與家其於去逆教順也切矣言三行不及睦婣任恤者其亦諸侯絕大夫降之義與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朝音潮下同○虎門註謂王之路寢門畫虎以明勇也居其左樹氏謂立學於門左也司猶察也不敢斥言察王故稱王朝也此推言輔王之本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中去聲○中失謂中禮失禮也總言之為國子析言之為國子求教之言示明得失以示之法戒也貴謂已仕遊謂未仕也言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其升後之衆子皆學於此也凡民之升俊則不學於此者師氏學在宮側所以優尊其制與大司樂之教異且國故異貴遊子弟尤切也此又廣言教國子之備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舉猶動也師則必從者然祀賓師與及聽治之時或有未善而

欲以美詔王也。此亦言輔王也。使其屬帥四戎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其屬衛謂帥其上士二人并府史胥徒也。其兵服謂東南夷西北狄，東南兵劍，西北兵弓矢之屬。門謂路門。朝在野外謂行宮也。內列謂蕃營之在內者。此此皆輔王之意也。一云其屬衛指國子而言，亦兼造國子之意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此序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之職也。師氏詔媺，保氏諫惡，救相濟也。此約言其輔王也。養者從容漸漬之義也。此總言其造國子也。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此以下詳言其造國士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詳見大宗伯。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詳見大司樂。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白矢者，矢貫侯而侯背見其鏃白也。參連者，前放一矢而後三矢連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低，剡剡然注而去也。襄尺者，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尺而退也。井儀者，四矢貫侯，狀如井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舞詩所謂升車馬動則鸞

和鸞是也逐水曲者車行水隨逐水勢旋曲不墜水也過君表者傳所謂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也舞交衢者車在交衢旋舞中舞節也逐禽左者逆驅禽若獸使當君左君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膘為上殺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象形者如日月之類象其形而為之也會意者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以意會之也轉注者如考老之類首文相類而其下左右轉相注也指事者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指其事也假借者如令長之類字非一義借而用也諧聲者如江河之類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詳見九章算法但漢法又增重差夕桀句股或以句股替旁要也此數以六藝乃道之所寓也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朝音潮○容即儀也疏引少儀下說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肅肅莊莊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詻詻諸諸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是也此教以六容乃道之所發也○鄭氏曰保氏教養胄子於道而不發六藝六儀何也曰藝者道之具儀者道之則游於藝習於儀而後致於道學者潔淨精微而不賊由此道也古之教者

合道與藝而言之故其教達天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言之故卑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此學之大辨也柯氏曰師氏保氏教養幽子居虎門之左蓋王路寢之門東也然按周制大學曰辟雍其師即大司樂而其學者則王之世子衆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鄉遂都鄙升於司徒邦國歲貢於王之俊造也凡教成材者皆學於此而國子之學又自在公宮之左以時游大學而與國人齒焉則其於國子責之深養之至矣蓋王之教其世子將以宗廟社稷付之爲萬民主也其庶將以輔國若都邑建之而分理天下也公卿大夫士之子亦將以其道輔君也師道尊嚴則有以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而又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此師保之法所以爲天下大本也愚按柯說得之但其論又謂師氏德行爲大學保氏藝儀爲小學是爲二學也今以論語弟子入則孝章及禮記曲禮少儀內則管子弟子職諸篇并周官黨正州長鄉大夫之所書攷之蓋六德固爲大學六儀及六藝之射御書數固爲小學而六行及六藝之禮樂則固徹上下之道而兼大小學所兼也然則二者之爲二學蓋亦言制之大凡如此而未可截然以爲二途與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此思王有失而從而諫之亦以輔王也不言其居虎門司王朝以下者職皆相須省文也使其屬守王闈闈謂宮中巷門此亦輔王之意也○別爲

王氏曰按虞廷教胄子止典樂一官其教法惟直寬剛簡四德詩樂二事而已周禮天官之宮正宮伯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夏官之司士諸子秋官之宮禁其教不同何也蓋大司樂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與夫春誦夏絃秋禮冬書之屬此少長在學官以教之乃教之專官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此則司徒敷教而教之若宮伯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專在王宮宿衛司士掌國子之士治諸子掌國子之倅之戒令教治則以大司馬主辯論官材故也若司寇又以刑禽教而已凡此俱非教之專官然其所以教則所謂德行樂德無異虞之四德前所謂樂語樂舞六藝六容者又非外於詩樂也樂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屬職可謂悉而獨諫職不詳惟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二語而已且攷二官皆守衛王宮職在教國子又不過居王左右以備顧問者也蓋冥默之中誘善格非者殆淺以至而有不待發聲徵色以爲諫者與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冢宰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法庖人則詔王殺邦用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大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街有遐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

又不特一保氏諫王也國語瞽誦詩士傳言之屬對賤得言士諭得言商旅得言山虞得言寺人膂夫得言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末衹也自漢武置諫大夫於是有諫官之名史載鄭昌訟寬饒謂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如鮑宣論何武亦如之夫職諫諍而後言非其人孰不越職乎然故始無慮則人不設諫官而終喜其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專設諫官而終咎其諫諍之路狹也非渠魏氏曰師氏以輔王保氏以弼王事相因也先王於公孤師之於師氏保氏友之師嚴友親相須以成德後世師友道廢人臣唯僕僕爲恭而已此世道升降第一關繫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行去聲下同彊上聲

○此序司諫中士二人之職也糾亦正也強猶勉也德成於朋友故糾而勸之使取友以輔仁行成於道藝故匠而強之使自強而不息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巡問謂以言觀察以貌特書而辨能以待賞與供叙用也此承上糾萬民而言其成人材也鄉里之治道謂鄉遂卒吏之治詔謂詔於王也此言善吏治也赦宥猶下赦施恩之意也此又言恤

民命也二者皆本從罰觀殺而言也○魏氏曰大宰歲終致事與治以詔廢置法之釋也王時遣使者出而觀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壅蔽之患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此序司救之職也衺惡在心過失在事誅讓皆責也防禁豫制也責以言救其已然制以禮救於未然也中士二人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罰謂撻伐也士獄官也按秋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坐嘉石畢役諸司空不言明刑也其以圜土聚教罷民置之圜土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今異文者蓋衺惡與過失雖坐嘉石置圜土其罰各異除制罪同而本職及司寇職互有省文與衺惡有心而罪隱故累諸嘉石畢而役也過失無心罰當從役諸圜土纔入即從也此承上惡與過而分言之也○王氏曰三罪人之惡惡也非有與於己故其讓其罰其役與歸圜不遠不過使之媿其心以遷其罪而已後人皆出於己使至於怨惡中而無暇再二申發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

野而以王命施惠惠災沴也病病苦也節旌節也施惠如遣人委積醫師藥養之類上文亦以成之此亦以旌之也○鄭鍔曰鄉師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者其賑廣時遍國及野以賙䘏既乃其常也此則有天患民病之時遣行恐遲故設節為信矣漢唐以來遣使節賑民蓋基於此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去聲下同○此序調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按字書讎怨既曰難長懌亦曰難掌為之諧和者與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相比為讎相𨽻為和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過誤成平也鳥獸亦謂誤殺畜產也使人爲凡之平成者凡以斟其過誤而欲其不為難也

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辟避同從去聲長上聲○此乃言不得成而爲之諧和之例也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鬭故避之等亦有遠近也君謂國君主謂家主師長謂從學者友謂同學者眡比眡兄弟亦孝悌術弟

事長之義也瑞節謂穀圭也典瑞穀圭以和難發王命使執而治其其罪矣○黃氏曰殺人者或過誤殺傷罪不至死故上之人許其和解至其子弟之心或未盡忘也故又使之相避如是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則各含私義怨仇滋多民不和矣何氏曰殺人者以王法誅之可也奈何聽其子孫仇之而又使其人避之也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也必若逞私忿以戕無辜則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謂和之有哉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令平聲○反殺謂既殺其父兄又不避其子弟而反惜殺也使邦國交讐之者欲執除其人而惟恐失之也義之言宜也宜殺者但不同國可也成者恐以爭鬭致殺傷也不可成則或先動矣書其情實而誅責之皆言讐之者死也此三者凡以抑推和民止難之意也○王氏曰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也若爲姦盜被殺之類其子孫不得爲讐讐則罪其不服義而加死刑也葉氏曰漢唐以來儒者多駁和難之說互舉三山惑之尤甚不知難者猶言災之謂也以調人職禁於司諫司救之後正以消其讐忿之原而養其淵厚之俗其職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此秋官司刺過失之當宥者也凡有鬭怒者成之

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此地官司救鬭訟之當禁者也又見淮長之屬被人殺害而成之使勿復得毋傷義乎故又使之相避此則以儀文有不共戴天不反兵而鬭不同國之義故也蓋因有誤而殺傷者在虞書則有宥過無大眚災肆赦之例在周書則有眚災過誤寡時不可殺之例避之海外猶役四裔也避之千里外與不同中國猶屏之遠方也不從王命而避故與以殺主和難之節而使得以自執之朝士職者於士殺之無罪是也殺人而義者又如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之類是也歷攷其官蓋非開導其和而使之不得背戾背虐其淑養風俗亦厚矣故書記之言復讐于孫之心則禮之言和難國家之法愚陂諸和民然其目當為五條凡和難節總為一條蓋和難之正文其以過殺民成一條先之者蓋因成而不為難者以及於為難而當和者也反殺交讐一條註以為其人欲除害弱敵而令其討之者得之此言為難而不必和者也義殺勿讐一條畧如明書之說此則言其不得為讐無與於和者因怒成之一條以鬭怒與過殺傷相近故亦令民成之蓋殺傷已見而鬭怒則將萌耳五條之義曲盡如此而舊註牽混乖亂甚以聖人之仁至義盡疑為苟且模稜之術也不亦惑哉

媒氏掌萬民之判　此序媒氏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媒之言謀謀合為伉儷也判猶判半也主合其半以成

夫婦喪服傳夫妻判合是也一云判別也合必以媒乃以厚別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令平聲○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也男娶以三十爲限女嫁以二十爲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禮三十有室二十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娶判妻入子未詳註云書判妻以別未成婚者書入子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一云娶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入子謂再嫁而攜子入後夫之家也按萬民不介有娠嫁後晚近是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中仲同用令之令去聲○會合也仲春陰陽交會令順時以證合也本[illegible]遣不攜而婚也不禁詐謂重天時權許之也故謂喪亡災厲也令節令會之令有故不限以會之即爲不用令也司猶察也察鰥寡者會之以其不能自存也○鄭氏曰奔者不禁將淫奔不禁乎是誨淫也曰非也鄭不云奔者爲妾乎奔猶疾速之義也女子必六禮備而後行時至聘不備禮而昏焉可也易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言當須時以歸怨婦則爲妻矣不以爲會男女之正又明非仲春所禁也防之至也王氏曰按程子云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此司無夫家而會之何也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衆非守節之人而獨使避失節之名不能也聖人於牧民之政而爲此法所以待中人也愚按鄧氏發明註義似寬而嚴一說弃之不禁與令之不用二者同罰意似嚴矣但於時不禁則罰將餘時遂皆不待則是反縱之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作緇兩去聲○嫁子謂女家娶妻謂夫家[illegible]

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必入幣也兩匹也則帛四丈左右卷爲兩端如相匹然而因五兩爲一束也○葉氏曰古者婚禮納幣不過束帛用緇士大夫以玄纁侯加大璋王加穀圭而已禮雖詳而儀實累累儀許殺此婚姻所以及時而男女所以得正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者謂與之意也生爲夫婦葬而離之與未成夫婦殤而合之不宜離而離不宜合而合皆非禮也○王氏曰婚姻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廟三月而后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而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未成婦也殤而死乃爲嫁娶豈禮之意乎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陰訟謂淫奔之訟勝國亡國也必聽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於其上者以屛蔽不可褻之官府而

其社掩其上而棧其下。聽之為側耳以警其為喪國亡家之本也
附麗也麗於刑乃歸之士師也○李氏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
夫婦然後上有以養下有以育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而人主慢之非計也是以聖王設官生刑合之禮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商賈賈民之賈音古成賈之賈價同
儥賣同○此序司市下大夫二人上
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次謂市官之次郎所謂思次介次也叙
謂市象之敘郎於其地之敘也分而守之故市地經也陳陳物也
肆猶陳也辨別類之故市價平也物靡謂異物也嚴而禁之改市
物均也阜盛也布泉也以商通物以買居物故貨以盛而布以行
也徵召也儥鬻也多寡有量長短有度故賣者定而鬻者集也質
劑微信行者也民或失信構訟則以結信而訟可止也賈民知物
情者也民或扶偽行詐則以禁偽而詐自除也刑罰懲暴亂者也
民或肆暴行盜則以禁暴而盜亦去也若泉府又貨所藏於官而

與民同者故市貨不售官爲斂之而市貨或缺官又爲貸之也
此歷言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之事以爲本職及各隸之綱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昃音側賈同買者古奠讀作定○日昃日過中也族姓也百族爲主其市最廣故日昃方集而市商賈爲主其市在家故朝時已出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其市奔走勞服故日夕乃歸而市此分言三市以起治市之端也鞭度狀如皮其上繫鞘爲鞘中刻尺寸爲度爭往來者飭以鞭爭長短者齊以度故執以守門也羣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均肆之廣狹展成者省貨之良楛奠賈者定賈之高下思次謂市中候樓介次謂市亭之屬揭旌於次使人知三市之將而市師胥師賈師乃各涖而治之也此通言衆職以中經市之意也○註曰師帥爲司聲之誤也或曰思次取見利思義之意介次取見利不苟之意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

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府故書爲辭文誤也○期約也欲決貢買也辭猶論也布卽錢也欲決眞僞高下也量欲決大小度欲決長短也戮辱也謂決出入輕重也叙卽分地也或決於上或決於下各於叙也得謂得還物也舉取也各置故地以待其人必久無識認而後得者取之也此又卽經市以申行布成價給信各條之意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亡無適○珍異見靡人及賈師無而闕之則使有有而利之則使多示不賤用物也靡而有害必使無無害而靡必使少示不貴異物也此申禁靡均市之意也○魏氏曰古者命市納價以觀民情之好惡是故起其價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價以却之正民之所惡也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通達也璽節印章也互見司關掌節二職入內出外以通民財捐征鑄錢以濟民困也此又申阜貨行布之意也○王昭禹曰出自市達於門關入自門關達於市用璽節以防其欺也管子曰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九年水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王起於禺氏珠起於赤野爲其至之艱故以珠玉爲上幣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非有補於暖飽也先王以御人

事而平天下也夏殷周民用三代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有九年之食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也漢武國用不足錢幣乃重唐五銖開元爲衡中國初用之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多鑄錢自此錢皆惡薄南齊孔顗言鑄錢不惜銅愛工則私鑄不起斂散歸公上此利之大徒徇小利錢便惡薄私鑄紛起乃是以小利失大利此不易之論也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下同○十二禁其數未詳蓋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數之類也必皆禁者先鄭謂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也此中禁僞防詐之意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憲謂憲禁之憲表示於衆也徇猶徇以木鐸之徇聲示於衆也扑猶扑作教刑之扑撻示於衆也憲徇皆罰以代刑但聲表以示警而已扑罰則所罰擣費而罰之三者皆決於司市惟撻於五刑者則士師治之耳此申禁暴去盜之意也○鄭鍔曰司寇國刑野刑之類無市刑也今有三等之刑又有士師之所者奸民犯令於市少縱不治後將治之而無及矣故蒞其犯而刑之其三者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於士而司市不敢專猶司徒媒氏罰於刑者歸於士之類也

國君過市則

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帟音亦○國君謂諸侯也赦刑人者舊謂自不敢義無暇責人也罰幕帟蓋帷者責其無以自藏而視褻惑也此推本言之也○魏氏曰不言王者不敢斥至尊故舉國君爲況也鄭氏曰刑人赦何也司寇凡刑人於市士師協日刑殺君免之則觀會其期而赦之言非是無過也愚按鄭說亦通而舊說爲優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市司即司市帥賈師從之者大衆所在必有市焉故也此又推類言之也○按司市爲市官之長而質人以下分掌焉故質劑結信則質人之職賣民禁僞則胥師之職量度成價則賈師之職刑罰禁暴則司暴司稽之職陳肆辨物則肆長之職同貨斂賒則泉府廛人之職其餘司門司關掌節辟不專爲市設而亦皆以譏往來通貨賄又即所謂以璽節出入之者也蓋商分四民之一故經制之密如此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此序質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質劑天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是也成之言平凡以物賣儥者則爲

平立其券也此以質劑結信之事也大市謂人民牛馬之屬小市謂兵器珍異之屬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稽考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天官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是也淳制者義並見內宰犯禁謂度量淳制不同一者故因稽契以懲之也此以度量成價欲儥之事也○平仲王氏曰淵公劍度量出以內宰掌以司市以合萬民而以質人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治猶聽也謂備訟依持券者以求聽而聽之也旬十日也國中即職師國中之地郊即近郊遠郊之地野即甸地都即稍地縣地畺地邦國謂諸侯之地也其地異故其期不同如此此又以質劑止訟之事也○王氏曰既有質劑而復有所謂治者人之情僞無窮物之外飾不測有用後始得其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許檢者故因地爲斷以治之過期不治欲民及時正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已時官民俱勞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絘音次○此廛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廛見廛官布即錢也絘布王氏謂胥師賈師次詐僞者之布總布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質布質人罰度量犯

禁者之布罰布胥罰有罪者之布廛布則本廛稅屋中諸物邸舍之布也方貨入於市胥師賈師各據其次絲市講物詐僞者罰之故謂之緫次爲緫者蓄以其擭亭之旌幟名之與貨歸於肆隨物收其税總而討之其數不一故謂之總質以質人得名廛從本名緫若質皆罰也獨罰布謂之罰者緫質之罰小而罰之罰大所謂大刑扑罰者故獨名罰也入於泉府以待其斂散也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入於王府以治器物入於膳府以供膳羞斂皮角筋骨貢氏引其亦有地稅入官邦賦也斂珍異即泉府以其征布斂之者○該鄉章氏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則圜廛二十而一也有市之征布與關市之征孟子云澤梁無禁而周官則又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或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從簡易以便民周官始備其制也夫先王之制旣征其廛不征其稅若征廛又征稅則政荒矣王氏曰廛人本稅廛布而更稅諸布何也夫取其物稅不得取其地稅然五布入於泉府將以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因之以攘利者哉蓋民用富鑄泉散於民間其斂之也不入外府而入泉府還以便民也愚按章說甚正然攷周官五布之制廛爲總爲征其餘質罰皆法也以意逆制此即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仁之至而義之盡者從法不能自行非制之辭也況斂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則有冢宰均節之制矣而今欲縣夫以下十職酒人以下八職玉府外府司裘司皮典枲典婦功以下十餘職其用物又非皆取之廛市也則其取用者抑微矣而謂其有横征重斂也豈人豈爲之哉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此序胥師二十肆一人之職也其次謂二十肆之次平謂平市之平憲亦憲罰之憲也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行斷並去聲○飾行謂事價慝謂物誅罰卽廛人所謂紘布此禁僞除詐之事也小治小訟則聽大則歸之司市矣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奠音定賈同價下同○此序賈師二十肆一人之職也職與胥師略同但彼主於憲禁聽治此主於展成定價也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天患謂凶札恒常也珍異

異亦有常也○平仲王氏曰三代聖王養民者周取民者畧其餘商賈凶荒則法譏札喪則緩征市政森嚴使安其業故當其乘天患而厲民則賈師爲之展成定價也後世關津之吏掊克無不至假賈師之法行則權豪足不至民坐椅而已趙清獻在會稽歲凶不損米價四方商賈輻輳而民不飢後世有以禁民貨糶爲奇策者此狥周官而不知潤濟者也鄭氏曰賈師禁貴價老者以供幼者以養教孝教睦也胥坊出入教讓也正坐作教禮也司虣禁爭收教儉勤教懲也」市耳而治教禮政刑畢具道廉閑故也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賣儥作買○買儥謂官物出入也嗣猶繼也帥其二十肆之屬遞掌一月以均勞而慎職守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搏音博○此序司虣十肆一人之職也力爭曰鬭口競曰囂不仁曰虣不靖曰亂不讓曰陵犯皆私惡也以共屬遊飲此私好也搏即捕也戮猶下職所謂撻戮此皆明禁暴之事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此序司稽五肆一人之職也巡行也犯禁所謂不中度不中數之類不物謂凡衣服不法視聽不正及挾挾不執之屬此明禁僞除詐之意也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此刑明去盜之事也○疏曰司市之刑無過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則歸於士矣此司稽執以徇且刑而不歸於士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愚按司稽與司虣職畧同但迹姦而禍小故禁以司虣情隱而患大故察以司稽禁稍從而易故主以十肆察虣察而難故主以五肆司虣遏於前司稽杜於後二職表裏如此先王慮之深慮之至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此序胥二肆一人之職也所治即二肆也巡其前者所謂守門也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襲掩取也謂衣不正者先掩捕而訊之而其有罪者乃撻辱而罰之也不明執而襲掩者以其蹤跡詭秘且徒與翕張工相遁匿故然與其罪當撻罰者即司市所謂扑罰而又即肆人罰亦所自出矣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賈相近者相

爾也而平正之爾邇同○此序肆長每肆一人之職也陳列也爾即近也凡名同實異及名實並同者必平其實以正其名亦所謂平肆也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斂之以輸廛人也戒禁謂詐欺爭鬭之類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賈價同抵柢同予上聲○此序泉府上中下士各人之職也征布謂廛人所斂之五布滯於民用即謂不售也不時先鄭謂急買者以其本價買而收之使民不至喪價又逐物表書其本價以待買者使官更不至多價也柢之言本謂本管也其主謂甸稍縣都之主其有司謂鄉遂之吏即所謂柢也必從之者情實其所悉也○李氏曰必從其柢乃予之恐奸民乘時販賣官爲所欺而民不沾實惠也[illegible]民曰買於方滯之時賣之欲買之際此與常平之意同泉府以錢易貨常平以錢易粟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爲利糴且以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利之不羨亦以聚財之法觀之矣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十日曰飢祭事不廢業故償以十日式事廢業故償以三月貸借也言有司不

及主者省文也辨謂別物定價也國服爲息諸說不一先鄭訓服鄭氏服之服息如生息之息謂從官借本爲賈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假令其國出絲枲則以絲枲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之屬也後鄭引載師職謂服如服事之服而以服事於國之稅爲息疏謂載師國廛二十而一故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見息亦二十而一近郊十一故貸萬泉者朞出息一千見息亦什一之屬也昭明王氏潛溪鄧氏訓服如服役之服息如保息之息謂令貸者爲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而保息之也今以疏義推之二鄭近是後鄭爲優賖者以期償而無息所以矜喪祭貸者祇以國服爲息亦以矜困窮也此以上皆同貸歛賖之事也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音怪○出入皆謂泉也貨物

與賒貸皆爲出征布與貢物與償息皆爲入也納其餘謂納其本數之餘也其本數以供辦服而又納其餘於職幣以供匪頒故云凡財用皆取具也此承上文推言之也○柯氏曰泉府所入國之財用取具焉王介甫執此遂謂善爲國者不取民而國用足乃置市易務出內帑錢數百萬遣之嶺南諸處以壓商賈之利又官出本貸民以取厚息豈非以一言喪之乎夫所謂財用者特九賦八

曰關市之半以待祭服也有餘則歸職幣如斯而已介甫不明此以毀宋祚而胡致堂父子遂力詆周禮非聖人之書其失不亦均乎葉氏曰熙寧大臣爲市易青苗諸法奪商賈之贏而取民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君子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解曰此眞周公之法也然其法行而天下終大弊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人不理財言財者必小人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各以其抵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爲也何者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田而使耕築室而使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不得已賒貸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於此而上不斂之則不仁也今天下之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無一出於上富人大賈乃始得而操之而遂擅其自利欲爲國利周公固不行是法矣而遂謂聖人不理財是爲知周公者乎君子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徒從其後嘲笑而議仁者固如是乎哉馬氏曰周禮一書先儒信疑者半不過病其事多煩擾耳然經制至今而備後世惟以簡易爲便而以周禮行之或至厲民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世儒見其如此於是益疑爲歆莽僞書愚以爲未然夫周禮者三代之法也宋飢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府官於民則有賒貸未嘗取息如青苗也且既立諸貸非從満其息多也貧者願貸與之而不能償則損官官者不厭貸抑與之并令保任貧者而代之償則又損民而無所益則不若常平賤從民便之為満得也介甫之所任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皆下逆徇利之徒與民常疏情僞不究法雖簡難其病民也其則前法須之過甚鄰氏曰異哉均輸之斂貨惡商賈之牟大利而主自牟利也青苗之貸民惡豪富之取息而上自取息也成周之世道行教明其視國中舉事如家人父子然其賒貸斂散不責有無相通也故泉府之法可行後世慕於其末而欲一二使者行之無惑乎奪民利賈國怨為罪紛也漢相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能無擾者可與新民矣愚按泉府之設與新法名同實異一損下一益下也用其假以斂使商無滯貨民無乏用買者與主有司辨而予之從其本價官非自封也賒者無息其借者亦官服為息而已所謂斂則民聚而以義為利者其道如此若新法負乃借六藝以文奸耳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乃可行周官之法聖人不易斯言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鍵言件義同識下二職同○此序司門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管鑰鍵牡也管以閉鍵以啓也不物犯禁並見司稽職此言守也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正王氏讀如字或作征非○財物即貨賄犯禁即不正死政謂死國事者老其父母孤其子也此言賦兼言禮也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監不屑○繫牛牲見充人監門司門之屬門謂門祭受其餘未詳先鄭謂司門受祭門之餘也此言禮也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以告於王爲逆之也此言守業言禮也○王氏曰按門關之設以豫備不虞而無守禦何也蓋城郭溝池之固有掌固道路之險有司險封疆之界有掌疆皆夏官事也若地官主守土雖大司馬之屬出入苟無節門關之吏得問之矣後世門關鎖鑰並屬大司馬則以諸職多廢故與釋原曰致司門而知王政之善也犯禁者自利先王以義治之則司門沒其財物死政者徇義先王以利養之則遺人養其老孤遺人之委積自司門出也此兩者之道也愚按養老孤之財兼出於門關之征而其征乃謂所收匿舍之稅與所舉犯禁之貨也今養死事之老孤見於司門而司關無其文掌其征廛見於司關而司門亦無其文蓋皆互見爲義從省文也以遺人職司關職之[illegible]言征門關養老孤可見矣周衰以後乃借廛舍之征以征不犯禁之貨而其財又初不以養老孤而以爲幣賦也噫[illegible]是豈周禮之咎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序司關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國貨之節即司市通貨賄之璽節而此互掌之也聯猶通也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也此言守也司門司幾也廛猶舍也謂關亦有所止邸舍也征猶稅也謂所收其邸舍之稅也此言賦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轉去聲下同○貨不出關非避地稅必物犯禁也舉者沒其貨罰者責其人此言賦也所達謂不犯禁者節謂門關之符節傳謂文書即所謂以傳輔之也此言守也按遺人八職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今見於司門職而司關不具其詳文與然九式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而又以養老孤者何也養老孤者爲舉罰而待膳服者爲征廛也）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門關之征即謂征廛也無征以施惠猶幾以防姦此言守也）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敂叩同爲去聲出內之內同納○賓客謂朝聘者敂關猶言謁關人國語所之秋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是也有送令謂以常事相往來也出納猶言送逆與秋官環人職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達以路節是

同但使人送逆及護此惟出納之耳此言符亦言護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序掌節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守邦節若謂天子守邦之節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屬不詳言者見典瑞也輔之言佐王有命則辨用以佐信矣邦國謂庶邦之諸侯玉節亦如王用法也都鄙謂王朝之卿大夫角節用犀兕耳此言王及內外臣之守節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去聲蕩音蕩〇邦國之使節謂使於邦國之節土國平地也英節鑄竹也山多虎澤多龍平地則人而已皆鑄金象之又竹爲函而畫以爲飾也此言王遣使於邦國之節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謂守門關之官司門司關也貨賄謂通貨賄之官司市也道路謂治五涂之官鄉遂大夫也剖竹爲符用符節金竹不詞以符節加璽於符曰璽節析羽其上曰旌節按小行人皆竹爲之不言者省文也期限反還也此言門關以下之節而因言凡奉節皆限滿而還也

凡通達於天下

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譏見上職輔節以方許也此又槩言凡節也○

陳氏禮書曰小行人達天下之節其虎人龍三節乃邦國使於王侯者所執掌節掌邦節以輔王命其虎人龍三節乃王朝使於邦國者所執令鄭氏總謂虎人龍之節使執以聘於王侯者蓋通稱也掌節無管節其使於都鄙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不與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孫氏曰使節輔以英簜內有不變之節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且重皇華也先王掌節之設居守假以爲重行齎執以爲信而往朔比總一不得以逞其私蓋一物之微亦取天下之要也愚按諸國之使節蓋王侯各藏其半而各用之掌節語其所往之邦國而小行人乃語其所出之邦國也其守節又見於春官典瑞者蓋典瑞藏之而掌節辨用之與諸節凡分玉角金竹四種而龍虎人皆金節符璽旌皆竹節王侯守邦節皆玉節守都鄙爲角節舊以金玉與龍虎人符璽旌並稱爲八節者誤矣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

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此序遂人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官名遂人不稱掌邦遂而稱邦野者郊外爲野遂六遂之縣鄙及凡縣鄙皆野也分言之則遂人之屬掌六遂猶遂士掌郊而掌其遂縣師之屬掌凡縣鄙猶縣士掌野而掌其縣而統言之則縣師雖掌凡縣鄙之田賦兵賦而其縣鄙溝塗之制與其會事致事之令皆以遂法行之故不言掌邦之遂而言野猶小司徒之掌六鄉而兼言縣鄙都家也經田野即體國經野之經形大形體小體言縣鄙不言遂鄰里都者舉中而言也都則相鄰近里則同井里鄰則相鄰助鄙則同守縣則縣於遂遂言遂於外也各掌謂六遂之屬吏而凡縣鄙之吏亦寓焉鄉言教治而遂止言政令刑禁蓋遂視鄉爲界矣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人有生耗卽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簡者以禦害教者以興利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甿與氓同樂音洛耡音助政讀爲征○變民言甿異內外也甿者懵懵無知之貌劑等也致致役也謂役甿惟用下地家二人爲率一正一羨也此寬其力也田田疇里里居也謂出有田以耕入有宅以居也此貸其業也

樂昏謂樂以昏姻也擾順也此順其情也土宜司徒所謂十二土之宜也此宜其教也興之言起也里宰所謂合耦於鋤也此導其利也時者因時修之也遂大夫所謂簡稼器鄰長所謂數器也此勸其事也彊者餘夫有力之稱予謂予以叫詩所謂侯彊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此盡其用也上均見

大司徒及土均職平亦均也此正其賦也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

下地以須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畮畝同○辨土者辨其色與性如禹貢白黑壤墳之類也廛註謂邑居也一夫之宅地五畝其半在邑也萊謂休不耕者即司徒制都鄙所謂易也中地田萊其二百畝即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下地田萊其三百畝即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萊其百五十畝與不易之地家百畝文有衍編耳義則一也詳見司徒餘夫亦如之者餘夫二十五畝為率其三等加減之數如正夫也○項氏曰田有汙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則有多寡也易氏曰因其人之損益為田之進退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將稽之然後遂人以歲時稽而授之田野也愚按本職言頒六遂之屬之田而六鄉之頒田經不見者

陳宏甫謂鄉遂互見其義者是也小司徒雖掌六鄉其府署郊在國中遂人雖主六遂其府署郊近六鄉以鄉士掌國中而各掌其鄉及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推之可見此所以鄉遂之屬之田制皆遂人總之而此節須田里及下文治溝洫皆爲統詞也大司徒制都鄙以明邑里之廣狹遂人須田里以明夫田之多少大司馬令賦以明軍賦之衆寡觀大司馬凡令賦之制田舉遂法賦舉鄉法而以凡總之則田制之皆同益見矣而舊註乃於大司徒都鄙之田制誤視爲六鄉之田制且謂六鄉之上地無萊六遂則上地猶有萊以饒遠也何未之考與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遂溝洫澮川以備旱潦也徑畛涂道路以通往來也畝百畝爲夫言夫間不言一夫者夫三爲屋乃同一遂也夫九爲井言十夫不言九夫者五溝五涂總包一夫也遂廣深各二尺徑廣可容牛馬溝深廣倍遂畛廣可容大車洫廣深倍溝涂廣可容乘車一軌澮廣深倍洫道廣可容乘車二軌川廣深倍澮路廣可容乘車三軌以達於畿者言鄉遂及都鄙之屬其制皆同陳氏謂周制井田之法通行天下無內外之異是也獨見於遂人者包內外而言猶上文須田里之意也詳見小司徒及匠人職〇後

俄王氏曰禹盡力乎溝洫澮畎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稼人掌之以水佐守司險掌之自溝洫之法弛鄭子駟爲田洫而以爲怨晉人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鄭至商鞅裂阡陌呂政決川防而古制蕩然矣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音義見鄉法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野役即六遂之役對邦役而言也凡稱野牲野職野賦之屬皆倣此矣 凡國祭祀令者令縣正也致民見大司徒大旗亦謂司徒之旗

共野牲令野職供野牲註謂入於牛人牧人之屬以待事也蓋閭師令民畜牧本職令其屬徵貢乃入供之矣野職謂田野山澤之官若獸人漁人之屬令者令使入於玉府與以下文遂師職供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觀之可見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說見大小司徒但彼爲國道與其委積此爲野道與其委積耳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屬音燭綍同○致

者致於司徒給葬事也陳列也大喪柩出則六鄉屬引以引於道而其在葬則六遂又屬紼以貫於碑至將窆乃陳其行列而背碑負紼以挽而下之也餘亦見大司徒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上指言大喪用役此言凡役也師田遂大小而言下職並放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此序遂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先約舉之猶六鄉之鄉師也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音義備見鄉法但六鄉鄉師稽而鄉大夫登此則遂師登而遂大夫稽亦互文也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田野之可食者猶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之類也經牧以辨即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周知其任地之數以徵財征即小司徒以井邑丘甸縣都之數任地事以令貢賦稅斂則其以計數定賦而非以畫形制井也蓋明矣而詳乃於小司徒之經牧謂爲采地之井制於本職之經牧謂爲遂法無井制以遂師兼掌采邑故亦遵制田界與井也鄭何未之考與餘詳小司徒作役事則聽其治訟猶鄉師大役則帥治其政令也巡其稼穡而移

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救之者謂旱潦風雨防非一方得辦也以縣正職推之可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誓戒見大宰司徒各職此謂審聽以戒遂民也野職野賦謂野職所賦之物野牲供遂人以供牛人牧人之職而野職野賦則受命於遂人以供玉府也說見上職及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巡之言察也庀具也謂具委積於廬宿室館也與大小司徒亦互文也。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磨先鄭讀如字後鄭讀作歷○使之者謂司徒也其屬謂遂師所屬之士野役謂將葬屬紼之民也窆時遂人供幄帟以張神座故使帥其屬以幄帟爲野役先道猶鄉師之纛導矣抱磨未詳先鄭曰磨以下棺也後鄭曰古字磨歷通道歷執紼者之稱天子千人背碑負引分布稀疏故名焉遂人主陳之而遂師則抱其版校之也浚儀王氏曰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註古字磨歷通用戰國策新序作歷室是也愚按王氏亦從後鄭然抱版豈俟及窆之時況千人之版豈一時所能準校而必轉變音讀以從之乎不如先鄭說畧而意安且與鄉師及窆執斧相類也丘籠以籠盛壙土而復坎成丘也蜃車以車載蜃灰而抑土固壙也鄉不供獨野供之

者野為便也餘見稍人及掌屜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詳見鄉師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此序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鄉大夫也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功事猶言職事以鄉長職推之蓋指女功而言也餘見各職令爲邑者歲終則會衆致事會音檜下二職同○邑通謂遂之里邑及凡公邑也不言里邑以上者令自上而下會自下而上言邑里而其上職此矣○註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公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其政令戒禁亦遂大夫施之也愚按載師六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稍地縣地畺地是公邑采邑皆邑也而下文里宰職亦云掌比其邑之衆寡縣長職又云凡邑中之政相贊則都遂自稱邑也豈特公邑采邑謂之邑而已哉六遂與凡公邑之屬皆遂大夫令之者其溝洫之制既同其縣鄙之制亦一惟六遂副六鄉而爲六軍故特以鄉遂並稱其實凡公邑之屬與遂無異

也故鄉遂之制有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調師諸朝官以總領之又有鄉大夫至比長諸鄉官遂大夫至鄰長諸遂官以遞司之而凡公邑自縣師稍人總掌其田賦兵賦之外並無遞司職掌之官蓋其田里之制大畧相埒故經不更言而其會政考法亦令以遂大夫也然則其不令於縣師稍人而令於遂大夫何也凡會政致事皆卑者主令尊者主令縣師稍人其爵卑故以遂大夫尊官兼令之矣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稼器耒耜錢鎛之類稼政修築種植之類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屬音燭○其吏謂其下各縣正也興猶鄉大夫興賢能之興有功即所謂能也不備言其德亦降民言副之義明如歲書明揚之明矣屬者聚而告之也地治謂治六遂之官鄉大司徒所謂地治也但大司徒與地治者聯訟謂鄉遂宮之正長此屬地治者戒事則謂正長以下耳凡為邑者謂公邑之吏也四達舊訓不一註謂治民之事通行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鄭氏謂攷邑事必旁達四邑以相參也鄭氏謂自遂大夫達縣正次達鄙師次達酇長次達里宰以下無爵故止言四也今攷註訓頗失句理且四事雖非遂法亦然何遂法獨以四達言耶諸說亦皆未安蓋四達者以功事

徧爲告戒之意也近而地治者合衆以告遠而凡爲邑者皆徧戒之而誅賞慶典以是行焉亦猶鄉大夫主慶典而州長以下賞且蒞之意也○疏曰註云興賢者興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蓋六鄉鄉大夫以鄉飲禮興賢能獻其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此文不具變之耳莊渠魏氏曰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才猶六鄉之賓興賢能其舉孝弟力田猶六遂之興甿故三代以還兩漢得人爲盛後世鮮實效由上下皆以爲宂也平仲王氏曰鄉大夫興賢能於朝遂大夫帥其吏以興甿變言甿者遂遠於國教尚樸畧遂於鄉也愚按鄉官言政令必言教治而遂官惟本職言興甿爲教治之意其縣正至鄙師皆無一言教治何也攷王制移鄉移郊移遂皆如初禮謂如元日朝庠習鄉射之屬也則六遂固未有無庠序之教者況司諫掌糾萬民之德書其德行道藝以攷鄉里之治而司救掌萬民之過失衰惡以節邀國中郊野二職於鄉遂固時相糾攷以導之也則遂與鄉之教異也可見矣然則鄉詳言教治而遂詳言政令蓋互文與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比去聲趨音促後職皆同○此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州長也趨催也○魏氏曰

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親民故也田畷職載已有成法縣正爲之計畝度丁而分之耳稼事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尙有田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以縣師及遂人職推之當言會同軍旅出役令不言會同者君行師從言師則會同在其中矣移執事卽遂師移用其民也○明齋王氏曰縣正猶鄉之州長也然惟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賞罰與此條語意畧同至其正月之吉歲時春秋凡讀法攷行與歲終會政之屬此乃闕如則大夫之典將安稽乎蓋縣正亦當有序以行禮而文不具猶本職言須田里分執事而州長無之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此序鄙師每鄙上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黨正也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祭祀亦黨正禁社之類凡作民亦謂會同師田行役也下職同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數上聲下職同○數前也上職賞罰以農功言誅賞以役政言此言賞媺猶興於鄉三物誅惡猶糾於鄉八刑矣○丘氏曰察媺惡而誅賞者因民好而賞勸之非有心於賞因民

惡而誅責之非有心於誅也其終至於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孰謂遂古此課耕而已王氏曰黨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法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皆於序行之鄙師猶鄉之黨正也則鄙之會聚其衆豈無序乎亦省文也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此序酇長每酇中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族師也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此去聲下職同○校猶數也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有司謂其屬之里宰也槩音器通兵器若稼器矣簡則精數則備總者詳訓受而行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此序里宰每里下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閭胥也邑即里也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秋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耡許讀為助一云如字○耦並耕也耡為助者里宰治事之室

名註所若今術厲之室也一馬如字者遂人所謂輿穀匠人所謂二耜爲耦也朕叙所耦之次第也有司主財賦者若司會司書及閭師之屬○丘氏曰周家以農闢國教稼穡則有遂人掌稼穡則有遂師簡稼器修稼政則有遂大夫旣教之又趨之又簡以修之民咸勉矣猶未也鄰長又爲趨其耕耨里宰若酇長又以歲時合耦於耡而趨之而縣正又爲趨稼事而誅賞以鼓其不勉也先王設官爲農與之則旣無間如此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其七月之風與明堂王氏曰人力不同苟主其強則弱者廢主其弱則強者惰先王欲合其等使相佐助不居用之耕耨有事用於耡田因而部分之而食之多寡位之高下皆行焉平仲王氏曰徵斂財賦必待有司之政令者恐重科也斂法出於司稼有司受之頒其式於掌斂之官又天官司書三歲大計羣吏而逆其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叅司稼歲酌豐凶出斂法而司書又總遂之當時上下觀視惟恐取病民是慮若此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此序鄰長五家一人之職猶六鄉之比長也五家亦有過相糾察即其相及之意有故相保受乃其相受之事一里中有政皆相贊助亦其相和親之意也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此猶比長徙於國中四郊而從授也不言他徙之旌節者省文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句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閒音閑。耡註作如字。蕭如用之三字。進下爲句。今從王氏仍本音。而用之三字。進上爲句。積音恣。○此序旅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聚猶言也。耡粟未詳。註謂民相助作一井中所出九夫之粟也。鄭謂據里宰職謂合耦於耡而不趨令者。則罰以粟也。按官名旅師其粟所聚明非掌徵正賦之官。鄭說近是。屋粟謂民有田不耕所罰一屋三夫之粟。閒粟謂民無職事所罰一夫百畝之粟也。民即謂旅民也。興地謂之旅。宰七謂之民也。質劑猶今法保結之意。孫氏謂別爲籍以稽之是也。興積謂興發之積。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者無中飽無偏推之類也。此首言用粟於民。即遺人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是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此承上用粟於民而因言其斂之也。凡經言官出財物者有三。有出而入以息者。如所謂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是也。有出而入以本者。如所謂賒者祭無過旬日。喪無過三月。及此春頒而秋斂之是也。有出而不責其入者。如凡以王命施惠賙䘏者是也。或曰頒發之屬莫詳於遺人一職。鄉師及司救職稱以王命施惠者。即遺人首條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司門及司關職稱以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者。即其次條門關之委積以養老

孤大小司徒遂人遂師之屬稍賓客令此其委積者即其三條郊
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大司徒倉人司稼職所稱散利待凶荒廩人
職所稱令邦移民就穀與本職所稱予頒其興積及新甿之治皆
縣之者乃其四條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也此此皆有頒施而無
斂入何獨於其中羇旅而斂之乎曰恤羇旅初非禮賓舊老字幼濟
厄救災比也彼暫止爲羇旅即是爲新甿而如有斂厲則將與後
民就穀者同在所恤中矣斂其
本而無息是聖王之中制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
地之媺惡爲之等

新甿新受田爲甿者甿則不移爲羇旅矣凡治新
凡請乞之治狀皆聽之者若予之田里給之牛
種之類無征役謂復其身也上地復少下地復多是之謂等凡此
亦委積以待之之處而上文均政令之屬也〇平仲王氏曰按王
制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欲啓行而爲備也自諸侯來
從者不從政初至而未集也古之保氏曲盡其道如此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乘去聲〇此序稍人下士四人之職也四
丘爲甸其出革車一乘故各丘乘言掌丘
乘之政令其地無所專指者本縣師職而言也縣師總掌邦甸稍
都邦凡公邑之田賦兵賦而稍人本其法以令其丘乘則其地可
見矣餘見序官〇王氏曰井邑丘甸縣都出兵賦之法也此但言
丘乘者以丘出馬一匹四丘出馬四匹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庶

縣都之兵由此始。故皆以爲名也。丘氏曰：甸六十四井，井九夫，計夫凡五百七十有六夫，而所出則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國賦家出一人爲正卒者，此徒役之大數。其甸出士卒七十五人者，此出軍調發之數，而其餘約可調發七次也。愚按四丘六十四井，以上地中地下地受田之數計之，其一夫或當一夫有半之田，或當二夫之田，甚或當三夫之田，則其數固不滿五百七十六夫，而其賦革車七十五人之外，復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凡甸出百人，其數又不止七十五夫也。則丘氏蓋亦粗舉其數而約之與。又本職舊解爲鄉大夫之采邑，蓋謂以小司徒爲都家丘乘之制，而此掌其政令也。愚已於小司徒詳辨之矣。夫丘甸出賦之制，通乎中外，今歷以地官攷之，在鄉則治以小司徒鄉師，迄乎州長族師；在遂則治以遂人遂師，迄乎縣正鄙長；在郊甸稍都邦諸公邑，則縣師及稍人治之，以聽於司馬；而在采邑，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其法，以聽於國司馬。公司馬也。采邑所以不在地官者，鄉遂井公邑，其財賦與兵賦皆入公家，故在地官；而鄉大夫之采邑，其財賦已入私家，獨兵賦則其權在公家耳，故不在地官而在夏官也。各職之分屬如此，乃不攷其本末而臆之也，可乎哉。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萃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聽於司馬故縣師以

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稍人帥以聽之也同徒謂同丘甸之徒衆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卻斷斷之蜃見掌蜃其役謂蜃車之役見遂師聽於司徒者司徒使遂師先導以供其役而稍人亦帥諸公邑之車役以至而聽也舊謂蜃車乃役遂人之屬供之稍人監三等采地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役而帥致之也按舊說似是而非稍人受法於縣師乃掌凡公邑之官其帥蜃輦及役以至與遂師帥蜃車及役蓋各供一職也而混以亂之何哉又以爲掌采邑殊不足言矣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此序委人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言之也野總謂遠郊以外甸稍之類也薪以爨燎芻以牧養疏材可飼者木材可用者此畜聚之物槩謂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稍去聲余當爲餘○此歷言其所待也稍聚稍之畜聚其地遠故以待入境之賓客甸聚甸之畜聚其地近故以待留境之羈旅凡其餘聚謂縣都之畜聚頒賜蓋待用之賞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軍旅其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此歷言其所供也式法謂所供之數粗曰薪細曰蒸委積薪芻謂委積之薪芻木材以供張設凡疏材以助禾粟也○疏曰大行人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供其蕭芻故註謂委積之薪芻也疏材是百草根實可飼馬牛者故註謂之助禾粟其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上財材同○此又因所共而推言之也野委通言國野之委野囿專言田獵之囿兵器以衛野囿財用以籓野囿○疏曰野囿財用註謂供苑囿藩籬之材者古者田獵皆在囿藩籬以進禽獸也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軍旅之賓客謂侯國助王領軍者館之亦資其用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上政征同施弛同○此序土均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地守地事地貢見大小司徒及均人職和調也政令之剛柔刑禁之寬猛施舍之緩急皆調和之也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謂五禮之屬俗司徒所謂本俗六也又承上言禮俗之因革喪紀之豐約祭祀之隆殺皆以地之美惡為等而和而行之也○註曰禮俗謂俗所行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而制

其節醴幣所云合於天時設於地財斷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此也王氏曰治天下之道取均不而已冢宰均四海司馬平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均不必自土地人民始也愚按均人主六鄉六遂故地守地職之外尤詳於力征地近多役故也此主都鄙邦國故不詳力征而獨言地守地職地貢及政令以下數者地遠少役故也或據遂人職土均不致之文疑土鄉遂之均人專主六鄉而主邦國都鄙之土均兼主六遂失之矣夫均人土均二職皆本大司徒土均之法以施於鄉遂都鄙之賦特均人詳於力征故名均人耳豈得以遂人言土均而謂土均職之主六遂哉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相去聲種上聲○此草人下士四人之職也化謂變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此約言土化也物地猶相視物地事之物爲之種謂黃白宜種禾之屬也此因言地宜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緹音低潟作舄如字亦通貆音昔貆音蕡填音職壚音盧彊上聲㯺音檻爂音剽○糞者二鄭謂煮汁漬之王氏謂骨灰爲汁漬之皆謂施於其種也一又謂以汁漬其地也潟猶

竭也。栗，堅也。蕡，麻也。㶣，輕脆也。蓋土有赤騂而性剛者，赤緹而纖色者，墳起而柔無塊者，舄爲澤而今潟者，水去而潟鹵者，物壞而粉解者，粘而疏者，堅強而不疏通者，輕脆而不厚重者，土各不同，而其糞種化土之法，用牛羊以下爲汁以漬之，亦不同也。此詳言土化，而地宜亦在其中矣。○疏曰：按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兗州黑壤，徐州赤埴墳，揚州荊州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凡九等不同者，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不妨一州郎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王氏曰：九土化之之法，用牛羊麋鹿貆狐豕犬之骨糞灰爲汁以漬種，用蕡則以其實擣汁以漬之，所用不同，而以助其種之生氣，變易地氣，使瘠者厚，過者和，則所獲皆倍常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列，蘇計反。○此序稻人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稼下地，謂種稻之下地。瀦，積水之陂也。防，衛瀦之隄也。溝，所謂十夫有溝。蕩，和也，播也。遂，所謂一夫有遂。均，宜也。列，所謂一畝三畎。舍，止也。澮，所謂千夫有澮。寫，渠也，注也。芟，謂所芟之草也。引遂之水於列中，因涉之以揚去其草，而治田種稻也。一云揚者，搖動灑之，使田發爲肥

也此言治下地之田也〇鄭鍔氏曰中原地高惟下地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於豐凶備旱潦也今中原地多荒棄宜置農扈之官倩南方老農爲師興地利蠲害其可費乎〇王氏曰按三代東南爲龍蛇之數江淮以南不通中國后稷所謂疆降溝種不役縷縷皆西北高原而已蓋聖人教民耕稼者溉全在溝洫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班孟堅西都賦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西京近古郊所隔既閉跡未盡沒猶有水田之利尉後故道湮不可攷沃壤化爲石田而東南地力兼盡遂以天下仰給一隅可歎也愚按稻宜下地而夏官職方氏所載惟荊揚泥塗獨宜稻寡真高下宜稻餘則兼之而已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也不備言遂溝洫澮川之五溝而惟言遂溝澮者蓋下地謂防即川之意也不言洫者其省文與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芒種之種上聲〇稼澤謂種稻之澤地也殄病也絕也芟絕謂芟稻也夏將水熱先以水蓄殄澤草又加之芟夷於是因澤草所生之地而種以芒稻也此言治澤地之田也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禱雨曰雩雩斂謂雩祭所斂之物葦事則喪中以填壙禦濕也此皆備旱潦之意也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此序上訓中下士大人之職也道說詔告慝惡也地圖山川原隰之圖地事農圃虞衡之事地慝如瘴蠱之屬地物如菓石之屬凡有所求必於地之所生兼承上文而言也○莊渠魏氏曰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如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東南多瘴魚鱉螺蚬之屬足治瘴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嶺海多瘴檳榔之屬足去瘴王所至恐不習水土藥米物以防患非專口腹玩好也愚按魏說得之然王者以民物為已任所求豈直為其身而已哉且本職亦不詔下文遂將為義也王巡守則夾王車守同狩下職同○夾之者備左右顧問之意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此序誦訓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志記也方志謂所記形勝事實之蹟道之使晝面省之也方慝謂所傳識俗惡民之事道之使飭而避之也以知地俗亦兼承上文而言○註曰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若昔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之類也唐呂溫地志圖序云見蒼梧涂山則思舜禹推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怵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威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蠻恃險之

敗王者於是明得失諸侯於　王巡守則夾王車見上○莊渠魏氏
足以鑒興替斯懲勸之道也　曰土訓圖謂誦訓
書與左圖右書也王適諸侯二官夾侍顧問王中心無為而左右
各以其職廣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俾四海之大萬古之遠如指
諸掌也愚按前稍人草人二職乃九職之首三農生九穀之事也
此下虞衡之屬遂以八職言之而中獨雜以土訓誦訓二職者蓋
三農生九穀者穀土也其虞衡以下八職則庶
土也庶土之所有者廣以斂故以三職總發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此序山虞大山中下士十十二人中山下士
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之職也山虞兼掌林者山自有林且林衡受
法山虞也厲遮列也有遮列則厲而禁犯也守謂其地占取山物
者既施以界之然後人以守之而
奉法為禁也此言山有守禁也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
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服謂車之枕服也耜謂耜之柔耒也季謂季
夏季冬也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
夏斬陰者堅濡調也斬季材欲完也此言入有時也○誌曰季猶
稺也平仲王氏曰車耜爲最勞非稺材可任或謂季爲老也愚按
謂季為稺者對他物言之他物猶孟仲叔然此則季也謂為老者
自一物言之皆猶孟仲叔今猶季也若季夏季冬承仲夏仲冬為

義則自其一時言之耳三者皆有完義擇當全用而質理完老則材完而可用二季則氣完矣咪以時入之何蓋季夏季冬爲長爽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期日日數也邦工謂梓人之屬掄擇也必限以日數者恐過取而費也惟邦工擇取則不限者恐待用而匱也此又言入之時有期也○王氏曰入山掄材雖邦工亦以冬夏但不拘期日耳萬民冬夏斬材復有日數者所以息衆紛養物力非故專利而病民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有刑罰言非冬夏而斬木四野則斬之不得入禁若犯禁而竊木必懲也此又申言禁也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山川則萊山川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珥音二○鄭氏註謂主辦護之供時用相禮儀也項氏謂使之主祭也修除謂治壇壝蹕謂嚴禁衛萊山田之野以教戰也除萊曰萊舊記艾草曰草弊止也珥者謂校所取之禽耳也田既止則虞人之旗令獲者皆致禽於其下校左耳以知獲數也詳見大司馬○貝氏曰萊野謂於禁旁擬教場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可容六軍也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弊於人□□獵之萊野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於虞中是已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此序林衡人林麓下士十二人中者六人小者二人之職也平者平其民所守之界計者計其守之之功此亦言守禁也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法即山虞斬材以時輪材不禁之類此言入時也不言祭若田者既受法山虞亦從上文矣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此序川衡大川下士十二人中者六人小者二人之職也流水曰川瀦水曰澤禁令如不伐夭禁魚鱉之類此言守禁也○孔曰川衡兼巡澤者澤與川連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爲滎澤則掌瀦川者兼滎澤矣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之言釋誅責也舍令民時斬材春秋不入禁之意也此亦言入時也○鄭氏曰時謂當漁時舍其守而弛禁也四時惟夏不漁季冬則大漁王制獺祭魚然後虞入川是也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此序澤虞大澤大中

下士十二人中者下士六人小者下士二人之職也此亦言守禁也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入於玉府加珠貝皮角之類其餘物令民自取若餘之矣此亦言入時也○疏曰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圖獨澤虞言圖澤者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互見爲義也云以時入於玉府者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亦是互見其義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澤莫謂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葦以闉壙蒲以織席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音燭○屬禽猶致禽而珥也上言旗謂熊虎旗此言旌謂析羽旗也○疏曰山虞致禽謂致之虞旗之中珥以計獲之多少也此屬禽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每禽取二十也致與屬不同而鄭云猶致禽者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互見爲義爾○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而山林川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衡之職宜明也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山林之政令山虞掌之川澤之政令澤虞掌之林衡川衡特設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二衡正於二虞也二虞爲物屬守禁二衡之所謂平者平此也故山虞以時入木林令萬民時斬

材而林衡斬材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此也愚按四職分地而互職虞之言度也故二虞皆掌政令而為之厲禁衡之言平也故二衡皆掌巡其禁令以平之觀山虞亦言林川衡亦言澤虞名義之實見矣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此序迹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邦田之地謂邦內可田之地厲禁即大司馬所謂遂以圖禁者也此亦言守禁也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魯上聲○令謂令以田之期與其地而天官夏官凡士田獵者受之也禁者者爲其夭物且害必多也麛麛子也或曰凡獸子初生通曰麛此亦言禁也然言受令而入時在其中矣○疏曰此謂四時常禁也若月令孟春不麛不卵及王制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彼以春時孕乳時禁之耳月令季春餧獸之藥無出九門亦禁其春時也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戰陳今見大司馬一也其次設囿游之禁以時取獸供賓祭之用今見於囿人職二也若迹人以其迹知禽獸所萃故謂之迹而邦田之地皆其所掌三也愚按囿人職自別於夏官大司馬之大田而謂迹人職別於大司

馬恐不然考山虞澤虞迹人獸人與大司馬之大田皆合職聯事山澤虞之萊野卽大司馬所田之野迹人之守禁卽大司馬遂圍之禁非二田也而易氏云衡者蓋迹人守非一禁當大司馬之大田皆供職趨事而其餘時則凡可田之地皆以事獵取而未可以一二詳究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此序丱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金有五言金錫約詞也石謂次玉者其地之厲禁與諸職同然迹人丱人所掌常不外山澤之地而各言厲禁者蓋山虞自材木言澤虞自財用言迹人自鳥獸言丱人自寶藏言或兼備或各産故各專其重而設官守與此亦言守禁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物謂占形色也物色其地而爲圖授之使以按圖而取也此亦言時入也○莊渠魏氏曰若以時取之者非有故不輕取也權萬紀言宣饒銀鑛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且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利民耳卿專言利以桓靈待我耶此可爲萬世法矣平仲王氏曰丱人旣掌其地守待取時而後占其形色乎蓋恐取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致傷地脉甚或破塚發屋實生厲階故授以圖令其按圖採取苟與圖不合卽爲犯禁而糾之也以時取之者

禹採縣山湯採非山之刺不然欲民與微聖王不爲炎懸投厲禁時起厥澤蕃厥然致山海耕所種如殺其山岩川之下雖錫川金庭山之黃赤金赤乏山之玉若青嶸苗川之沙不皆白金之類益不勝舉矣而廾人數卝六人耳則其不事窮搜也可見且其取之也職金受之而入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今玉府所掌不過備寶鎮兵器之用角甄并珉佩之飾與凡喪祭燕會之供錫予之用而已則聖王亦惟厭饜其耳目心志以爲之哉觀廾人之掌者此之不可不知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當去聲下

二職同○此序角人下廾二人之職也齒角骨物謂犀象兕鹿之類當作抵也此下諸職言時徵時斂時聚時入而皆即以當其邦賦者蓋近山澤之農山澤官亦皆其以時取而含禁與或云取於不置官守之山澤也○疏曰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即以齒角骨物之屬當地稅也此三職以外不言當賦者皆文不具也愚按以其物當農地之賦則其不兼征病民可見矣不然非禁之使不得取即科之使倍而入耳豈聖王之制哉

以度量受之以其邦用度量稍其長短多寡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上政征同○此

序羽人下士二人之職也翮羽本也可爲綏旄旌翿之屬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摶徒端反縛除轉反○審摶縛皆羽數束名而有大小也鄭諤縛曰審言察其數也摶者束百枚而可摶縛者其數多則卷而束之也○詁曰爾雅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縛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此序掌葛下士二人之職也稱絺綌之材又稱凡葛征者猶云徵絺綌之材凡葛征於山農倒文也統言之爲絺綌之材對草貢而言爲葛征眞是生草貢謂萌苧之屬科生○疏曰微絺綌之材卽謂葛也稱凡者總詞也葛出於山苧蘋出於澤或云葛征或云草貢互文也愚按凡葛征草貢之材鄭諤謂卽閒師貢其物也蓋太宰九職任虞民以虞衡借目山澤之民而其民或爲官守山林藪澤或自爲取之故以掌葛之職繼虞衡諸官之後也以權度受之權度謂其輕重長短不言屬之典婦功及典枲職者省文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此序掌染草下士二人之職也以染草如藍青蒨赤皂斗黑之類

權度受之以待時而頒之頒於委人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此序掌炭下士二人之職也灰者石灰壥煤之類炭者木炭也○疏曰二者山澤所出不言徵於山澤之農者略也以權量受之以其邪之用凡炭灰之事灰以供澣墨澣練炭以供烹煎薰鐵蠶供於宮人烹人燔氏之屬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此序掌荼下士二人之職也荼茅莠也用淺黑布為茵聚荼著其中柩下墳藉之以禦濕既夕禮茵著用荼是也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邪事凡畜聚之物野疏材謂并草根實之屬徵謂徵入於委人也又從稱凡畜聚之物亦倒文猶言徵野疏材之物凡畜聚之物以待邪事也以大宰九職推之此蓋臣妾所聚斂而掌荼與委人謂職掌之與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闉音因○此序掌蜃下士二人之職也互物注謂蚌蛤之屬也鼈龜人之互物通謂魚鼈龜蜃及蜃蛤之屬而此互物謂之蚌蛤止是蜃而餘不及者以蜃自在其下而龜鼈蛇之屬又皆無灰

可用也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蜃灰以禦濕也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蜃器謂以蜃蔽若蜃灰飾器也鬯人職凡山川四方用蜃春秋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之器以蜃飾故名脤也白盛謂以蜃灰飾牆也盛之言成匠人職兩夾窗白盛是也此以下於太宰九職蕃藪澤嘗牧圃之屬矣○莊渠魏氏曰山澤所徵於民者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謂萬民惟正之供後世崇尚珍玩至竭民財何哉故曰天下治亂決於人主之多慾寡慾而已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此序囿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囿遊者苑囿遊觀之稱也大田言山澤之野明其泉且廣此言囿則尚飾制而已獸禁謂其藩衛之所有獸謂凡脂膏羽鬣之屬約詞也○疏曰囿遊謂之小苑觀者文王之囿芻蕘雉兔者往焉今云禁故知非大囿也平仲王氏曰牧百獸以供喪祭賓客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也而鄭氏以後世被庭鳥獸自熊虎孔雀以下備焉者禁之不養藥人上以食荒耶懸按獵人必教獸以供賓祭者非無備也四仲之田以奉礿祀黍皆祀祈之屬左氏謂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其他命獸人取獸有不如數則凡祀賓等不時之畜於是取之聖人戒此以遊觀設之而已且周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則公舉而遂之天下大亂周囿所有如麋鹿魚鱉者今見原宗涬可殺其餘芻蕘雉兔之屬皆與

民共且非皆有而有也牧百獸乃縣祠耳王氏之說詳也宜哉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生獸死獸見獸人獸人所共或有餘則囿人牧之其或不足則囿人又供之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此序場人每場下士二人之職也樹種也民之場圃載師任以從之圖之場圃場人樹以數之果蓏果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其蒲其賁者皆以時收治而藏之以待用也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享鄭氏謂月享及月朔薦新是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作分稍去聲食音嗣○此序廩人下大夫一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匪讀作分者註謂以穀分頒於遺人之職諸委積也疏謂匪如作篚則穀非篚所盛且遺人委積廬宿在道之賜於分頒養合也賜謂臣賙謂民也稍食謂工役之食如宮正內宰稾人藏之類若公卿大夫以下自有三等采地及官田士田之屬故不及也○易氏曰疏謂倉人掌穀廩人掌米粢廩如御廩常稟之類明堂位稱米廩者是也以廩名官而掌九穀之數蓋以掌米兼掌九穀之數也愚按匪頒賙賜即大宰職之匪頒好用及大府職之匪頒賜予也但大府所云家削之賦以

待匪頒稍餘之賦以待賜予自九賦之財賸而言此所云則自九穀而言耳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上上聲數上聲鬴釜同殺去聲○上下卽豊凶凶歉下尤甚也數猶計也計入與出而節冢宰以制用也鬴六斗四升也四鬴二鬴二鬴註皆謂一月所食也食四鬴爲年之上三鬴爲中二鬴爲下又不足二則爲凶年民荒民也穀穀地也此言民用也殺減也如勝夫不舉司服素服之類此言邦用也○楊謹仲曰古量非後世比桌氏爲量方尺深尺其實一鬴乃六斗四升今量深一尺方二尺止容五斗今量五倍於古矣以中歲均之人月食三鬴則日六升四合藁單猶然趙充國奏武賢引萬騎出張掖以一馬自負三十日糧計人食八升王莽發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出關歲尤計一人日食六升三百日用十八斛以此攷之周之中歲人日食六升上歲人八升不爲過矣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扱註作扱盛音成○行齋曰糧謂糒也居膳曰食謂米也扱註讀如一扱再祭之扱謂將所收

籍田之米藏於神倉者也以授舂人使精鑿爲大祭祀之粢盛也不言小祭祀授穀使舂而已○易氏曰會同師役之所遺者糧也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初不及其式而小宰之七事凡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令官府供其財用其所共者則於賓客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諸式而糧無式也蓋冢宰制國用以九賦待九式而萬民之貢獨以充府庫會同師役之類其糧皆取具於此比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倉人供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則人治其糧與其食凡其在道及止居之費無不備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此序舍人上中士六人之職也舍者宮正宮伯次舍之舍平之言均稍食均秩之意也財即稍穀也以穀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王宮與后宮也出謂出自守者入謂入自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其飯米熬穀飯上聲○外方內圓曰簋實稻粱外圓內方曰簠實黍稷供者受之館人而因實以陳之也筥米陳於中庭車米芻禾陳於門外供其禮則受舂人委人之屬而供之矣飯米以實口見檀弓熬穀以錯壙見喪大記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舂獻種縣懸同穜音童稑音六穜上聲下同○盧

后帥六宮獻種於王見內宰職縣之使風氣燥也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粟即數也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舊訓粟為稷者非凡宮中米若粟之出入各以其物別為書以待會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此序倉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

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不足謂年歲有餘謂年豐凶則無年矣餘法用如遺人各委積之屬廩人倉人以其餘藏之以待頒推年歲則無藏無頒也○平仲王氏曰周公理財惟量入為出復每事節養則不惟無浮費且有餘財後世反量出為入直以取民之數甚為加賦而覆亡至矣自古國窮不足亡國貧猶不足亡惟民貧則亡也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註謂喪戎也○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註不言祀者祀無過近郊之內無在道供糧之事也

司祿此序司祿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註並以為掌班祿而今闕也○齊平仲曰場人已登穀則倉廩官當為儲畜備也而以合人次廩人以司祿次舍人舍人者舍人主宮中官府之式食其稍食首宜均做大之若穀祿之制自公卿以至士庶其受田賦祿又非一

稍食者比也故又次之愚按司祿次廩人倉人之間職司穀祿當
指米穀而言然攷班祿之制凡五等六等之臣皆祿以地如司徒
之制邦國及畿甸之作士田官田賞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非頒
給穀祿之謂也經惟校人職有等馭夫之祿之文而其他所謂祿
者皆不可見此蘇氏兼指校田賦祿而言與仕伕小采邑之祿以
地者其徵斂皆不司以王官或士田官田之屬凡徵以代耕者司
祿主為徵斂而給發
之耳亦未知果否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
法而縣於邑閭縣懸同○此序司稼下士八人之職也邦野猶言
邦之野謂鄉遂也對文則六鄉為國中六遂為四
野散文則通名野矣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名即
稻黍稷麥菽之類宜地即荊揚宜稻雍冀宜黍稷之類巡野觀
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出者以斂法出示於民也豐年以正斂之
歉則減凶則止○朱子曰鄉遂雖用貢法
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也愚按朱說善矣而王與之乃謂助法無斂此為民斂之如常平
谷義倉之法也如其說豈倉人所謂有餘則藏之者以官物為官
若民藏而用之而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乃以民財為

民斂而用之與然如此則上年斂下年不當斂而本文槩云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王說甚非也且鄉遂自用貢法其以爲非復有所斂於民者亦失矣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食謂均四鬴三鬴二鬴之等平興發而無偏乃以賙危急而無困也○王氏曰後世倉廩之官知爲斂餘而已周公於會人廩人而下特設司稼周知地所宜穜爲耕法以示民又巡年之上下爲斂法以示吏且又周其恶乎其興爲此所以與後世也

舂人掌共米物此序舂人奄二人之職而總言之也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齍粢同盛音成下職同饗食之食音嗣下職同○齍盛之米廩人供米穀使舂只供饎人也宋[illegible]食米則供舍人饎人矣掌凡米事上文列言之此推言之也以下二職觀之雅亦供王及后之大食及供內外朝冗食之類之米而錯互其文與

饎人掌凡祭祀共其盛此序饎人奄二人之職而首節祭祀言之也 共王及后之六食食音嗣六食謂六穀之飯也此特言膳也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簠簋之實謂致

飧饔之簠簋此又言賓客凡饔食也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朝音潮冗戎上聲下兩食字音嗣○此序槀人養人之職也外朝謂庫門外之朝也內朝謂應門內之朝所謂治朝也冗散也謂居留治文書之人若今衙署之屬諸直上者也士庶子卿大夫之[illegible]子弟宿衛王宮者士其適子庶子其支庶也此列言之也[illegible]

祭祀之犬犬畜於秋官犬人職祭則入於槀人也鄭氏曰馬牛羊入於充人芻食曰芻也犬入於槀人穀食曰豢也此豢言之也